援鶉堂筆記

援鶉堂筆記卷第五十　續編

戰國策

乾隆丙子德州盧運使雅雨堂刻高氏戰國策乃錢虞山絳雲樓所藏南宋姚伯聲校本盧序云高氏嘗定孟子章句作孝經呂氏春秋淮南諸解訓詁悉用師法尤精音讀其解呂氏春秋淮南二書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之法蓋反切之學實始於高氏而孫叔然炎在其後今刻二書者盡刪其說爲可惜也又云兩漢傳注存者自毛氏何氏而外首推鄭氏繼鄭氏而博學多識者惟高氏其學有師承非趙臺卿王叔師之比也　按戰國策世無完書疑後人多取他書如韓非呂覽韓詩外傳之類以羼補之非其眞也又所載多委巷不實

之談其佳勝者史記已采取之然六國年表云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疑未必全出於此書也而高誘注本据伯聲所校亦僅存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三十二三十三共十卷其餘俱闕注注者亦復漏略有無無所在而云誘之解書悉用師法博學多識勝於趙岐王逸者亦未然耳　論衡正說亦云口有張歙聲有緩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劉熙釋名解風字云兗豫言風橫口合脣言之青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王充既值東漢之初而劉熙亦非後於高誘　蜀志許慈師事劉熙善鄭氏學　吳志薛綜傳避地交州從劉熙學高誘注淮南始於建安十年令濮陽日成於十七年監河東之時東樹按閩之雅雨校刻此書及序出惠徵士棟手惠卒於乾隆二十三年

劉向校序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　按晉袁悅之能短長說甚有精理服闋還都止齎戰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後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王國寶忠謹宜見信任孝武帝知之託以他事誅焉

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按謀字疑在爲字下非脫

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錢本革下有亦字)救急之勢也按亦字疑在兵字上

或謂周最　公東收寶於秦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爲之東則有合矣按秦疑齊齕彪於韓絕句以困之東絕句

薛公以齊爲韓魏攻楚注封於薛號靖郭毛君今屬魯國也
按毛疑薛之誤乙從君下　薛公必破秦以張韓魏按必下
脫不字
犀武敗周使周足之秦按周足即周最音有去入之讀耳
秦策　張儀說秦王按張儀死於魏在秦武王之時篇中云
秦拔鄢郢荆王奔陳此秦昭王二十九年圍大梁在三十二年
長平則四十七年此誤以韓非爲張儀耳
謂秦王曰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按此言
行九十里於百里所餘十里耳然其難猶敵九十里也注非
大約高誘注未能快人意凡盤根錯節一皆略而不釋非注
之善者

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　此等皆傳者緣飾爲之非其實也孝文王時爲安國君尚未爲王　房城不註　楚服者以華陽楚女耳注非　孝文王末質於趙使誦之事當時始皇有之聽聞不審遂以爲子楚事

四國攻秦　姚賈對曰注姚賈譏周公誅管蔡不仁不知者在孟子之篇按始皇本紀六國年表韓非入秦秦誅韓非並在始皇十四年與齊宣之世遠矣姚陳字記舛又不足議誘之疎漏如此　樹按前有一條在雜識三

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注鄙人邑名按此皆高誘之謬注左昭二十四年傳劉子取牆人直人杜亦不注何地

齊策　楚王死太子在齊質蘇秦謂薛公曰　此等皆非實

事疑縱横家設一端以極其辨詐揣摩之術　據蘇秦傳秦死於齊乃在燕易王之時楚懷王之卒據年表乃燕昭王之十六年

孟嘗君將入秦　按云歲八月降雨下則今之六月矣亦周改月之證蓋月令所云大雨時行也

孟嘗君舍人　且臣聞齊衞先君刑馬壓羊按壓羊卽歃用牲也而注漫云壓亦殺也殊疎

楚策　張儀爲秦破縱連横說楚王　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按使臣獻書則說者亦以書也

楚王后死　然則不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按此卽

齊策薛公獻美珥事他書亦屢見之然則下疑脫何字

楚考烈王無子　此疑後人以史記文羼入之非國策本書

趙策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都平中　且夫吳干之劍材難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之薄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鈎罕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鮑彪本以材難絕句疑非按脊脾皆言劍須具此厚薄二者而後鋒刃可試然兼是矣而無罕鐔蒙須亦不能操其刃而刺也

魏策　張儀爲秦連橫說魏王　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魏取晉陽則趙不南　史正義燕滑州胙城縣晉陽史作陽晉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三十七里

五國伐秦　又必且曰王以求埊按鮑彪本曰作劫注元作

曰吳師道校鮑本無曰字　輕齊齊魏收齊齊並作燕

然而所以爲之者爲足下也也下疑有脫文

燕策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　且燕亡國之餘也按

是時齊尚未破燕安得云亡國之餘

蘇代過魏　按此亦見魏策彼云蘇厲爲之謂魏王者近是

老子

太極左仙公葛乎道德經序　按此羽流之無知僞譔也非

污衊聖仙耶一見使人恨恨

河上公章句分八十一章　按嚴君平指歸云上經配天下

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陰行陽故七十有二首又云以五

行八故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

矣据此則漢時本僅分七十二章八十一章之分不知起於何人至妄立章名與孝經參同契本同其可恨　嚴氏之注漢志無惟隋志有之要亦非沉冥者所爲　隋志有河上公注又云梁有戰國時河上丈人注老子經二卷亡則疑爲二人也但戰國人未必作注或亦僞耳隋志云梁有漢長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亡唐志有安丘望之章句二卷疑安丘即毋丘之訛　劉知幾辨老子無河上公章句其謂漢孝文親詣河上公而問道事無可据立說最辨而正唐會要開元七年左庶子劉子玄議今之所注老子是河上公其序云河上公者是漢文帝時人結茅庵於河曲因以爲號以所注老子授文帝因冲空上天不經之鄙言流俗之虛語漢書藝文志注老子者三家河上所釋無聞焉請黜河上公升王弼之注　司馬微亦云漢史實無其人然所注以養神爲宗以無爲爲體請河王二注俱行　余觀其章句於文義尚有不詳者況老子之旨乎文句鄙淺六代人採

翰尙不爾況漢初乎其解玄牝以玄爲鼻牝爲口可笑類如此大約緣太史公言樂成公學黃老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無知之徒遂以此附會之耳又老君實錄云道德經彭城人開塚得項籍妾本寇謙之得安丘望之本齊處士仇嶽得河上丈人本無賴道士矢口妄誕眞笑端也益謙章引禮記爾雅及郭注漢初爾雅之出以不不可知禮記尙無況郭注爾雅乎然此等或又他人之語刊本妄羼入之必非隋唐志中所列之舊也

莊子

明鄒之嶧校刊莊子郭注馮孟禎序稱乙巳九月樹按萬歷三十三年按開之時年五十八卽卒於是年

南華眞經序　河南郭象子元撰按唐元宗始詔號南華眞經安可加之郭注乎　南華之名未詳所出隋志有梁曠南華論二十五卷南華論音三卷其號南華眞人名書爲眞經在開元二十五年　唐地理志曹州濟陰郡有南華本離狐天寶元年更名疑亦以莊子而名也卽今東明縣又曹縣有

離狐城

晉書庾敳傳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閑居以

文論自娛後辟司徒掾稍至黃門侍郎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當權熏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著碑論十二篇先是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為解義妙演奇至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其義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已其後秀義別出本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附庾敳傳）

晉書向秀傳莊周著內外數十篇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

道家之言遂盛焉

向秀別傳云秀注周易大義可觀而與漢世諸儒互有彼此未若隱莊之絕倫也又秀本傳或言秀游託數賢蕭屑卒歲都無注述唯好莊子聊應崔譔所注以備遺忘云世說文學篇注今晉書云隱解此云隱莊隱義未詳[illegible]樹按當亦如太叔發隱詩之隱

余謂讀莊子者不必泥於郭注郭注政當自為一書以郭注讀莊則於莊子文義有闇而不明者矣郭之於莊政如禪家所云於此更下得一轉語也　郭注亦不過數篇數處措意然亦多建立宗旨排入章句於消帖文義有齟齬不愜之病也

莊子內篇逍遙游　蜩與學鳩節注曰苟足於性則雖大鵬

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按阮嗣宗詠懷詩鸞鳩飛桑榆一首卽注意樹按釋文學鳩如字本又作鸒音同文選自作鸒今故兩從之雖然猶有未樹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余謂笑者未齊小大矣曰未樹曰猶有待亦非存小大之見邪是非使物跂慕所不及而不安其天性邪

堯讓天下於許由節注曰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由乎無爲也取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爲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爲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按稽康被誅向秀應本郡計入洛司馬子上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

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邪郭象之注多本向秀此疑鑿於叔夜菲薄湯武之言故稱山林當塗之一致對物自守之偏狥蓋遜避免禍之辭也與

齊物論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今所見諸本也俱作乎疑後人妄改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節注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爲壽而與我爲並生萬物未足爲異而與我同得此節肇論所云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之所自出

瞿鵲子問於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按所云夫子者即孔子也故曰丘也何足以知之蓋云孔子述斯語而斥爲孟浪之言也其云

瞿鵲長梧何必有是人問答皆莊子耳不喜求不緣道所謂不事心不求佛深於教義禪宗者迺克知之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愚謂釋氏之書多喻覺夢蓋皆出於莊列魏晉之淸言向郭之名理皆爲之先導故佛書皆盛於東晉符姚之際故曰佛者覺也東樹按覺夢之喻綸萬[illegible]統聖凡造今昔還性智莫之或逆故謂之弔詭言其的當卓異也伊尹曰以先覺覺後覺周公曰迪哲灼知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陶公曰識今是而昨非皆大覺之恉自名迹觀之則有正邪儒佛之分辨所覺不同而其爲覺一也此義亦千[illegible][illegible]人解會如此下曰爲世之後而一遇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是旦暮遇之也

人間世　是故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按此節注云云亦郭氏不達莊旨而强爲通耳樹按先生亦號几蘧蓋取諸此

大宗師　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注人之生也云云按此類既不契莊旨又非佛義作二百許言但取近似髣髴耳按之浮雜而枝

古之眞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按釋氏之書於此得髓樹按忘而復之郭注云復之不由於識乃至讀者或未解蓋言受之而生亦不以爲苦復卽復歸於無有之復

謂死也忘者謂虛心以待盡無容心焉故郭曰不由於識乃爲至也

其額頯註頯大朴之貌按此當與天道篇而額頯然爲一音義亦同注者以此爲大朴彼爲高露發美望文爲義而實非也額何大朴之有此不過以額之端以從以狀其容之寂彼則以狀其矜持耳樹按憨山大師解云廣大寬容不拘拘之狀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注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豈覺之哉

按此子玄受司馬越之親委任事當權皆此等意見爲之依託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按楊南仲釋韓城鼎銘云乃亦音仍疑此乃亦讀仍前人以乃字絕句者非古字

多假借乃字連下爲句樹按讀仍連下句亦難解慈山云所以乃如此哭而不哀也較通

荀子

解蔽　桀死於亭山注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案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範案鬲同歷疑近之楊倞但本晉後孔書耳

成相　孫卿子有韻語者其言鄙近多云成相莫曉其義前漢藝文志詩賦類中有成相雜辭十一篇則成相者蓋古謳謠之名乎疑所謂鄰有喪舂不相者又樂記治亂以相輔也亦恐由此得名倞考　五聽修領莫理續主執持按莫無也猶文莫之莫言五聽修領無旣修則令理官續而謹行之主執其綱而已東樹按楊倞注五聽折獄之五聽也修領謂修之使得綱領莫不有文理相續主自執持此道

不使權歸於下也先生此正倲注之違語意未詳小學家釋文莫引廣雅訓爲勉强意未知先生解文莫亦如此不又按先生所居堂名牧祺取此請牧祺明有某語也

又按昔人徵考七言詩句所昉獨未及此成相

淮南子

高誘淮南鴻烈解序　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按前人經注相離而誘此注併相附麗故云　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按借疑借或云借注八卷而刺取其言

秦漢間剽掇爲書者不韋淺陋易盡淮南則滔衍而寡變夸誕而無節然甄採之博亦鮮儔矣　呂氏言道德無爲忠正公方淮南多言去智任道葆性養生而精神篇慕許由延陵之無累而感於仇由虞君之不能適情辭餘以遭世患然一則舞智而殺身一則悖叛而亡國目睫之論豈足方其謬惑

也與

卷一原道訓　疑訓字高誘自名其注解非淮南篇名所有卽誘序中所云深思先師之訓也要略無訓字

俶眞訓　夫與蚑蟯同乘天機夫與疑與翺翔同義

覽冥訓　淮南之書過於華衍精旨旣少浮剽爲多蓋賦七之流派不足追踪周秦諸子也　此篇之末及於時事想有感於當世治術煩苛而崇尚毛鷙之吏所云七國之事亦隱用兵於四夷矣

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津在癭陶

昔者黃帝治天下　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　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云云此似以虙戲女媧爲一人大抵子

書之聚上古多無實的即後文並舉伏戲女媧或即以爲一人之名不必援鉗且大丙爲例也

美人拏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此喻正士屏斥而直詞之不聞也

精神訓　澒項　濛鴻贛　洞同　按贛同貢贛州之贛音紺

人間訓　按淮南聚八公之徒而爲此書雖多繆說然如此篇云云皆安之逆謀憤亂之鍼砭也躬述之而躬蹈其所戒悲夫

有寑邛者其地确石而名醜注寑邛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邛名醜按莊唐韻云俗莊字然漢時高誘作注已有此字不得云俗且莊亦不得云醜也或字誤或別有音義

記考　史記滑稽傳正義引呂氏春秋作前有妬谷後有戾邪但今呂氏異質篇無此語蓋今所傳非完書也

要略　按末云劉氏之書則此乃後人序淮南耳如莊子天下篇也東樹按古人書皆自序在後此稱劉氏或八公之徒之言未必後人也莊天下亦當是周所自爲以詞氣相類也

呂覽

按史記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高誘序則云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余按今書巳及十萬言卽今殘闕之餘然撿其初亦不得如誘所云也又其貴生名類察賢等其所以解紀覽論者其旨亦不知安在也樹按篇目無貴生或卽指本生篇酌大貴之生

抑或貴直之訛

隋唐志竝云二十六卷而馬氏通考云二十卷今此本旣云校定於訛脫之餘而卷數仍合隋唐之舊其亦割併以符其數與

高誘注本今世多有之今此本割併文義多不聯屬蓋賀方回校本也此雖一人所定然据誘序則在漢時僅有脫疑而据鑄所記則宋時已無全書矣是誘本即同賀貫本也　宋史文苑傳賀鑄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且推其本出於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淸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鏡湖故鑄自號慶湖遺老傳又云鑄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讐無一字誤按晉書

賀循傳其先慶普族高祖純漢安帝時爲侍中避安帝父諱改爲賀氏（樹按方回自言蓋本吳志賀齊傳裴注引虞預晉書）

右呂氏春秋總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於東牟王氏今四明使君元豐初奉詔修書於資善堂取太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臥疾京師喜得此書舜藥艾之間手校之自秋涉冬朱黃始就卽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亦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以手校本寄欲得者鏡湖遺老記範按漢志東萊郡有東牟縣又濟北王興居初封東牟今登州府蓬萊縣唐志東牟郡

按宋史陸游字務觀居鏡湖仕至文華閣待制封渭南伯孝

宗朝南臺劾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又曰遺老範按放翁生於宣和七年乙巳卒於嘉定三年庚午元祐壬申距其生時三十七年安得即臥疾京師乎（東樹按此呂覽明人所刻本前有王弇洲凌稺隆二序言皆浮淺凌序稱萬歷已丑秋弇洲序稱宋子徐子輿其儕二三子能文嗜古而梓行之亦不知所謂宋子徐子何如人大約坊賈僞託也序目下前載鏡湖遺老記記後又作考證引宋史陸游傳云云皆莫須有之言不知前記鏡湖遺老所北宋元祐年之賀方回而牽以屬之南宋陸游因於卷首篇目下題宋鏡湖遺老陸游評明天目逸史凌稺隆批評之與批若爲分別因自號放翁又曰遺老不辭甚矣明人之陋如此學者讀書所以貴得善本也）

本生　按自失所爲修之矣以上似言天子之養民水之性情以下又言人之養性殆亦不可讀

情欲　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按胸中大擾似釋氏之說其上下俱有

脫失

貴信　齊桓公伐魯魯請比關內侯以聽關內侯始於西漢之末又可見爲非秦時書矣

任地　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按句俱爲韻突陰二字不協疑突爲深字之譌說文深作㴱後改㴱又省作罙故譌突又按廣韻四十八感窔字注竈說文深也此突字或窔字之譌而陰字讀如亮陰之讀鶴韻協不論四聲或讀闇亦可　陰如祭義陰爲野土之陰揖同抑土疑土溼譌溼

草端大月端職緣切義未詳

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高誘注昔終也三葉薺葶歷菥蓂也是月之季枯死大麥旋麥也

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按釋草茢薽豕首註本草曰彘盧一名蟾蜍蘭江東呼豨首樹按吾鄉農人呼蝦蟆蘭

辨土　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䎩爲其唯厚而及䬸者莛之按䎩廣韻集韻從韋奴荅切爲其下疑有脫字

審時　斬木不時不折必穗高誘注折猶堅也余謂如字讀

王荊公詩集

乾隆辛酉張宗松重刻宋李壁箋注荊公詩五十卷刻序題武原張宗松按漢志楚國武原縣今徐州府

壁燾之第四子也字季章先附韓侂胄繼附史彌遠時以叅
知爲御史葉時論其反覆險譎削三秩謫居撫州注荆公詩
即在此時助之者曾極景建也文簡五子星堅壁壆壁諡
文懿　本傳壁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壁實與聞令自便
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越四年除
端明殿學士知遂寧府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卒、寧宗
紀開禧二年七月癸卯李壁以禮部尚書叅知政事三年十
一月乙亥以壁兼知樞密院事即以是年奪二官撫州居住
荆公生於天禧五年辛酉見此詩注卒於元祐元年丙寅年
六十六本傳云六十八者誤也公祭吳冲卿文云公命在酉
長我一時吳充傳充年六十卒於元豐庚申則生於辛酉矣

介甫慶歷二年楊寘榜進士

葉夢得石林詩話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後爲羣牧判官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雖工拙有定限然必視其幼壯雖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求至也又曰荊公晚年詩律尤精嚴造語用字間不容髮然意與言會言隨意遣渾然天成殆不見有牽率排比處如含風鴨綠鱗鱗起盡日鵝黃裊裊垂初不覺有對偶至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艸得歸遲但見舒閑容與之態耳而字字細考之皆經檃括權衡者嘗與葉致遠諸人和頭字韻詩往復數四其末篇云名譽子眞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其精切如此後數

月取本追改云豈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今集中兩本俱存

卷一　後元豐行注介甫熙寧七年罷政作此歌　按介甫熙寧七年罷政八年三月復相其罷相知江寧府在熙寧九年十月自是不復召矣

夜夢與和甫別　鼎茵暮年悲按說苑建本篇子路曰親沒之後南游於楚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惠崇畫　金坡巨然山數堵注金坡遺事玉堂後壁兩堵董羽畫水正北一壁吳僧巨然畫山水皆有遠思一時絕筆也

燕侍郎山水　按歐公跋學士院御詩後附記云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

又有易元吉猿及狟皆在屏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院夢寐思之

招約之職方　鬼營誅荒梗按史記秦紀使鬼爲之則勞神矣　薣我臺上穀小雅無集於穀毛傳以穀爲木公詩云薣我臺上穀不知以何木名之豈卽以穀爲木邪

同王濬賢良賦龜　蹈背出險安敢憑注引毛寶事按此毛寶軍人事實死於水矣

張明府至宿　憶公營瀨鄉藏洋傳行至瀨鄉

卷二　法雲　扶輿度谿水窈窕一川花注引誌公十二時頌云云按維摩詰經是身如野馬卽謝靈運十譬梁武帝十喻詩之如谿也此谿水誤蓋本作陽谿注者或云似水傳𦀗

者衍脫致誤耳　渴鹿見陽燄似水卽以爲燄水豈復成文義　大莊嚴經五陰之喻想如陽燄　釋論明十喻中如焰焰以日光風動塵故曠野中如野馬無智人初見謂爲水陳履常以此二句爲學大謝蒙所未喻

新花　注田晝承君云按字承君者名晝田況之子宋史附鄒浩傳字文初者名晝見歐公集中送序

寄蔡氏女子　注引西清詩話公以此語示東坡坡云云按兩章亦復平耳起四句政似律賦兩大老聚頭癡語作麼樹按六字用禪門語莊子應帝王汝又何帠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釋文一本作癡音藝大約荆公於詩才不能奇非如文筆別有天授也

游土山示蔡天啟　詩云予衰極今歲儻與雞夢協又云吾

兒巳長鬣此詩作於熙寧七年公初罷歸鍾山時是時子雱
何在也　空殘法書帖注引廣記云云按王僧虔語本傳無
之或別有出
卷三　再用前韻寄蔡天啟　或訛白翁囁按竇鞏世號囁
嚅翁注云樂天未詳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葉濤字致遠龍游人平甫壻
辟雍海環流東都賦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卷五　謝公墩　小草戲陳迹小草用處則為遠志出則為
小草語
次韻約之謝惠詩　公時指岸木以下不甚楚楚　書石鵠
不可解

酬王濬賢頁松泉二詩　上下隨煙何慅慅隨煙上下列子黃帝篇中語

卷七　北客置酒貛脯豕腊加炮煎宋人小說荆公之生也其母吳夢貛入其室因名貛郎公固不自諱其小字然何必特取之以與煎炮之列乎

卷十　送裴如晦宰吳江　王君玉杜詩集後記云吳江邑宰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於板即如晦也王記在嘉祐四年　震澤天杳楊雄羽獵賦天與地杳

卷十一　惜日　豈若駕以行駕字用法言仲尼駕說者也日出堂上松　爲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王伯厚云㕔湖注此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今此注不見

卷十二　相送行陰漫漫行一日歸行注云上三詩相送行恐謂司馬溫公及韓持國呂晦叔輩陰漫漫行恐指呂惠卿輩一日歸行恐是元豐末年作按作注者何以如是之癡眞可恨也一日歸行或公夫人前公亡耳陰漫漫亦係實事

卷十五　彼狂　狂夫一首乃荆公學術底蘊之所流露其所云至言者乃老佛之宗旨而治世之具皆緒餘土苴也况如以文鳴哉然則新法之行公皆以為因時救俗之為而運經濟以權譎飾經義以行私無非妙用雖孔孟之道亦借之以行世間法而託諸窈冥希夷別有幽深不可告人者乃其至也　惜哉彼狂以文鳴詆文鳴者即韓歐恐亦在所排斥若異端即申韓疑公亦師其智况老莊之徒乎

卷十六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竊學又恥從師豈此語偽也嘗見梁鵠事而注無之大約此注有記出處而未詳其事者蓋書草創而未經修飾校訂而刊書者一仍其故耳

憶鄞縣當入律詩

卷十九　次韻唐彥猷華亭十詠　顧林亭注云云按顧野王所居曰亭林非林亭也顧處士甯人嘗取以爲號荆公詩題恐誤解者亦未考　野王於梁陳間要自名人也賢於俯韓侂胄史彌遠傾側反覆以取相位者矣樾按季章注言野王無足稱公蓋言事理如此先生故斥譏之也

卷二十　杭州修廣師法喜堂注魯直嘗言荆公學佛云云按魯直龍蛇之喻乃不愜於介甫耳余嘗云云又注者自下

議論耳　憶昨詩示諸外弟　浮塵垒並緇人衣注引吳都賦相如弔二世賦按此云浮塵垒並則祗以狀塵耳不同相如賦矣注未悉　介甫之稱吳當云內弟而云外弟何也

澶州　嶭嶭兩城峙漢志左馮翊池陽注嶻嶭山在北小顏曰音嶻嶭音才葛反又五葛反按嶻嶭二字乃嵯峩二字之轉五葛乃音嶭字也峩字入聲耳樹按馮衍傳瓔嶭章懷音才結五結反　澶淵之役若見於熙甯介甫枋國之時正不知決裂敗壞如何耳樹按此斥介甫紛紜擅將相燋頭小雅等語耳

卷二十一　梁王吹臺　繁臺繁姓人魏志繁欽繁音婆此繁臺未詳音讀

卷二十二　五律間以矜慎閒適自喜而殊乏警策宋人譽

之以精深華妙未易嘗也　五律似勝七律更細讀之
欣會亭　移牀隨漫與未詳原本如此抑刊書者因後人論
漫與而改之邪
歲晚　公自謂康樂余所不講康樂詩正未易識
半山春晚即事此當入古詩
送張宣義之官越幕　眞疑舉敦樸前漢永始三年詔舉惇
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贈上元宰梁之儀　白下有賢宰能詩如紫芝注元紫芝之也
按元魯山不聞有詩
懷吳顯道　西山白道曠注漢書月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
曰西陸按白道即往來成白道耳　江光凌翠氣甘泉賦颶

翠氣之宛延

卷二十五　雙廟　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注苕溪漁隱云云按宋人此等詩話直須一棒打殺

卷二十六　段約之園亭　盤有嘉蔬不采薇注曲禮稻曰嘉蔬言有粟而不必效伯夷也乙言有十字改鄭注稻菰蔬之屬

次韻酬龔深甫　復得一龔隨我游陶淵明張仲蔚詩舉世無知者只有一劉龔　幾時周宅對漳南注以渭北對漳南所謂無一字無來處也乙以渭十四字改三人在白下其清漳之語未詳史亦無說

次韻朱昌叔五首　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注

此以鄉里對京師本此乙此以九字改建武十八年援以伏波將軍擊交趾明年斬反者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乃擊牛釃酒　至稱萬歲二十四年援代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　至莫不爲之流涕此等雖熟事既作注須詳載之乃知公以兩事融爲一事之意兼可省後新息一注大約李章此注尙乏磨礲之功

次韻酬徐仲元　投老逍遥�與堂詩有紀有堂陸氏釋文本亦作屺

卷二十七　紙閣注紅絮下疑有脫失

雨花臺　注漢書貫高箯輿前視泄公箯音鞭形如今之食輿矣鞭下宜增師古曰

小姑　小姑未嫁與蘭支廬江小吏妻名蘭芝又其詩有卻與小姑別語此詩起句未詳

送陳和叔　三歲相邀薄主人薄主人後註當移於此　蒼墓垂底我喪親朱穆傳重華忿於蒼墓

卷二十八　讀眉山集愛其雪詩能用韻　袁安交戟豈須又注引世說按魏志注所引交戟乃郭頒世語非世說也

次韻吳冲卿聽讀詩義感事冲卿是館閣極合格詩介甫和殊不及

張侍郎和東府新居詩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郭隗詫燕臺賜第事見高紀夏侯嬰傳賜嬰北第第一董賢傳詔將作監爲賢起第北闕下西京賦北闕甲第當道直啓善注引霍光

傳何慨未知正出處　水經易水酈注云有金臺陂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北有蘭馬臺悉高數丈秀峙相對翼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施𣸣渚棟堵咸淪柱礎尙存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於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游歷說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連下都館之南垂昭創之於前太子丹踵之於後故雕墻敗館尙傳鐫刻之名雖無紀可憑察其古跡似符傳矣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漢甲如今不解鼎注引國語注鼎所以郇甲也按今國語刻本注作所以盛甲盛疑非郇亦未詳

和吳相公東府偶成　先嘗瑣堵祭牢蔬可改登牢蔬以就平側邪

卷二十九　崇正殿詳定幕次　嫩水濺濺不見源注見至開元僧舍注按嫩水止見小杜詩耳至開元僧舍下無注只引杜小水細通池一句

詳定試卷　新詠知君勝弱翁注魏相傳乙伏睹二十三字改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答張奉議　君今來見句文身楞嚴經言名身句身及字身分别解者曰名者是次弟行列句者是次弟安布又楞伽經文俱詳此注云句文見微隱鈔者大約注者方檢攷出處未及細注以是知季章於此尚有未及修改

和祖擇之登紫微閣　潤色平生知地禁職親而地禁見韓

集釋言

道逢文通北使歸　朱顏使者疑謂沈耳　使燕時年甚少

故云朱顏使者此數語當是荊公自注　沈文通據宋史云

治平初卒年四十荊公志云卒年四十三其舉進士年始二

十陳直齋書錄文通舉進士在皇祐元年余以志攷之似宋

史爲是

次韻次道憶太平州宅早梅　溫岐湖陰曲張文潛正其謬

是也荊公亦誤　晉書明帝紀云太甯二年敦將舉兵內向

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又

王敦傳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按晉志丹楊郡有

於蕪湖晉紀於湖是若蕪湖白丹陽來方須渡江豈能乘馬

送劉和甫奉使江南　上冢還須擊羊豕　上冢不須注隸事則多矣

送蔡質夫之陝府　平世求才謾至公注南史云云按但取平世二字已見孟子矣

題致政孫學士歸東亭　明時儲老心無累儲老未詳

汜水寄和父　乖隔殘年更土思　西域傳烏孫公主歌居嘗土思兮心內傷

和祖仁晚過集禧觀　壯髮已輸塵外緣按壯髮言齒髮之壯年尚少耳注何爲引曹宮語事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齋祠父子終身費酬詠君臣舉國荒注引陳書梁書按齋祠酬詠當言李氏非謂梁陳蓋言李昇及煜亡國正循梁陳覆轍耳李氏中主崇信老釋

卷三十一　和文淑溢浦見寄　髮爲感傷無翠葆因頭如蓬葆遂以翠葆代綠髮不可也

次韻和甫詠雪　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按平治險穢潤澤焦枯眞村夫子語以此知介甫初不能詩苦心强探而漸有成非如文筆得之天授也

與微之賦梅花　蔣園紅蠟巧能裝是底語而宋人詩話稱之

愁臺注恐是恐岡按唐莊宗置酒處名愁岡

寄題思軒　天誘叚孫接踵來按叚子見左傳叚孫未詳

卷三十二　陳君式恭軒注東坡名其園曰中隱堂曰老圃

按坡中隱堂詩乃爲長安王紳作者君式又一事

送周仲章使君　承明宣室正詳延漢書武紀元朔五年詔

詳延天下方聞之士

和宋大博服除還朝　呼門初起外庭臣　次韻酬宋玘

洗雨吹風一月春　二詩無刻鏤之苦頗覺語淡而情摯

荆公七律亦尠警妙但追往念今發於親懿故舊之間使人

誦之亦有可感者

卷三十三　送道先法師住靈巖　東人香火有因緣香火

因緣記檢北齊陸法和傳

送何正臣主簿　注詩中稱獎至矣公弟和甫乃詆以爲姦邪小人不應酥酪間異論乃爾　按舒亶李定何正臣之徒當時詆爲憸邪小人尚足稱邪荆公好惡何可据　唐書穆甯傳甯四子贊質員賞兄弟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美而多入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云

欲往淨因寺　泔魚已悔他年事泔三聲皆可讀

平山堂　注余乙丑年以使事嘗至堂上時雨新霽三州之勝盡在目前山石草木邑屋皆可數云又云江南諸山拱立簷下按揚州眞州一望平漫安得山石之可數乎且平山堂不復見所謂淮岑也

示岡妹　賀裳載酒園詩話極稱此詩賀以荆公詩爲宋人

第一然此等評論何足慁閻百詩嘗醉心於賀此編閻故不
知詩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　金山作亦不見警策但覺為題縛無
復江天登臨曠寄耳　起勢健實下本難結搆公詩如就坡
陀一向倒去耳　荊公詩格韻不高蔣山僧贊元嘗謂荊公
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皆般若之障愚謂公於詩亦然注
家明作評論自是宋人學究習令人憎厭

送何聖從龍圖　注後判銀臺言龍昌期異端之學非毀周
公不宜崇長按龍昌期事宋史劉敞傳載又附胡則傳何郯
傳無

始與韓汝玉相近居今日復相近而兩家子唱和相屬　此

我淵明亦未貧汪雱又淸狂不慧何以云此按王雱亦未得

云不慧但狂且悖耳錯使漢書也

送蘇屯田　功名常見急難時急難釋文如字又乃旦反荆

公如字讀

寄張氏女弟　荆公惜別言情之什率平語耳此等豈足傳

乎

寄陳宣叔　事忤貴人今見節魏相傳使當世貴人非我殆

矣

金陵懷古　夢得詩雖平調而往復唱嘆氣韻一片宋人則

好使氣力矣　豪華逸樂學究議論　缸字韻狹故落句俱

㪍力鬥缸尤强湊矣

次韻舍弟遇子固懷少述　野林細粹黃金日按韓孟聯句竹影金瑣碎荊公强尋作對不可觀矣宋人推荊公爲詩宗余所未安至南渡楊廷秀之徒既睋心高自稱許而當時亦共推爲大家皆可笑也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手持官牒出神皐注引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按行狀引西京賦

卷三十七　和金陵懷古方回定此爲王禹玉詩

寄程給事　此王禹玉詩又蘇子容亦有舞奏未終花十八酒行先困玉東西樹按此種故實字面最傖俗可厭

登小茅峯　人間榮願付苓通榮願見莊子逍遙遊郭注

贈李士寧道人　按宋史刑法志載李士寧以宗室世居不

軌之獄杖春湖南編管云士寧挾術出入貴人門嘗見世居

母康以仁宗御製詩上之范百祿以士寧嘗與王安石善欲

鍛鍊傅致妖言死罪卒以推問不服論士寧徒罪　一書記

君謨因其述夢語叱之蓋知其以術惑人也　李壁以其蜀

人左袒耳然据東坡仇池筆記云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

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冲退處士

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

游靑城濯足水中詧謂士寧曰腳踏西溪流水去士寧曰手

持東岳寄書來詧大驚未幾詧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

百歲乃死嘗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按士

寧爲荆公所稱而東坡之言又如此謂非得道人不可也

次韻答陳正叔　陳繹字和叔正叔未詳

姑胥郭　情知帶眼從前緩注沈約書曰百日數旬革帶嘗應移孔往時吾鄉方徵士貞觀用帶眼人或譏其易孔爲眼不知已見荆公詩中寡學者妄雌黃耳

卷四十一　木末　繅成白雪二句未詳其意四十三卷齊安院復用此二句

答韓持國芙蓉堂　二詩疑韓與王贈答非一人之詞也

四十二　淸涼寺白雲菴　水歸洲渚得横陳注騷詞横自陳兮君之前按所引騷詞未詳何人語屈宋賈揚王劉文俱無

封舒國公三絕　荆公詩及桐城者可幷錄之更須檢考梅

聖俞詩皆於吾邑志乘有稗

與薛肇明奕棋賭梅詩輸　荆公代薛昂作詩宋史薛昂傳載之

出郊　川原一片綠交加交加楚詞作膠加

經局感言　注熙甯七年四月公罷相知江甯依舊提舉修撰經義云云　按此注與四十二卷馬死絶句不同然此注是　李氏注全未刊正余按荆公熙甯七年罷相年五十六歲是歲甲寅計當生於天禧三年巳未若六十六歲則薨於元豐七年甲子而哲宗紀載元祐元年四月癸巳王安石薨則本傳云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者不誤矣馬死注及二十卷憶昨贈諸外弟詩注云生於辛酉者誤也　四十三卷入

瓜步望揚州注慶歷五年年二十五不誤

五十卷　贈尙書工部侍郎鄭公挽詞注苕溪胡仔云鄭兵部仲賢工部文寶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趙清父云按國史鄭文寶字仲賢此當是指文寶　按鄭文寶大中祥符六年卒是時介甫尙未生也鄭文肅公戩天聖二年進士後經略西夏爲大帥殆其人邪　東樹按先生所糾補乙李氏注凡數百處甚精今所糾所補者具錄於此編其乙者未能悉記他日有能依此重刊可得一善本也

王阮亭十種唐詩選

唐文粹詩選序　宋淳化閒開局編文苑英華及太平御覽廣記而英華輯錄唐人詩賦凡一千卷率浩汗無決擇於是姚氏撰其菁藻略其繁蕪纂爲此編猶東萊先生病江鈿文

海以爲文鑑云範按此亦沿周益公之說寶臣自序不言採自英華兒氏讀書志云鉉遷兩浙轉運使課吏寫書宋唐世文字分門編類初爲五十卷後復增廣之亦不言就英華決擇也

今年長夏廬居少事輒取刪之略如姚氏纂英華之例按漁洋集爲其先考匡廬府君行述云康熙乙丑九月没此時故尙廬居也樹按阮亭序題康熙丁卯孟秋

殘本明雜家詩鈔

陳臥子　臥子初字軼符易今字又字人中父所聞萬歷已未進士　臥子生萬歷戊申死於順治丁亥子疑右見滁岑陳先生所作墓誌樹按滁岑先生吾鄉先輩陳焯也　明史藁云允彝死按順治二

年八月初三日　大兵破松江夏考功允彝以是時投水死
明史云允彝彷徨山澤間欲有所爲聞友人徐石騏侯峒曾
黃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賦絕命祠投淵以死東樹
按吳履震五葺志逸載允彝絕命詞曰少受父訓長荷國恩
以身報主無愧忠貞南都既覆猶望中興中興望杳何忍長
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繩如子才蘊生願言從之握手
九京人孰無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
以勵後人稱如吳麟趾子才盛玉贊
子龍念祖母年老不忍
割遁爲僧尋以受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兵欲舉事事露被
禽乘間投水死
按順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吳勝兆據
城以叛先是三年丙戌六月李成棟調福建
勝兆移鎭松江有周謙者故長白蕩餘黨兵破來降少卿交
壘勝兆曬爲困通舟山黃斌卿令舉兵內鄉子龍及舉人殷
之輅生員張寬等皆豫其謀約於四月十六日兵至而壽舟
非風不行速日北風大作舟不時至海防同知楊之易雖官
方壺朗知其謀潛聞之洪承疇承疇未之信卽以其揭下勝
兆勝兆大懼十五日夜半以令箭促之易重朗至殺之遂舉
兵下鉄二十四日　大兵至松江執子龍於　子龍乘
問赴水死出其屍戮之子　時方五歲亦論死之幣寬遂至
南京斬於市　按順治二年乙酉沈猶龍城守松江時陝子
闇公等亦起兵太湖號其兵曰振武然與吳志葵俱泊城外

不與城守城破亦不能救　又按順治三年六月乙未浙閩總督張存仁疏報副將張國勳等進剿太湖獲馬上英吳日生倪曼青　命斬之　又按順治四年四月乙酉江撫土國寶疏報提督吳勝兆謀叛殺二廳官督標弁縛送洪承疇研審其黨馬雄顧友成脫逃　五月壬寅洪承疇奏推官陳子龍陰受僞魯王部院職銜結太湖寇潛通舟山餘孽章京陳索布圖計擒之子龍赴水死　顧亭林哭陳太僕詩注君出亡時尚僕從三四人服用如平日　明史藁言夏存古亦以子龍獄詞連及　彝仲之兄之旭字元初亦以臥子故自縊　侯岐曾字雍瞻兄峒曾既死越二年單府名購故給事中陳子龍子龍雅善岐曾嘗過宿其家旬日去至是坐累死岐曾之子涵曾撰父行實云子龍與叛人吳勝兆有連見汪鈍翁續稿二十九卷跋擬明史侯岐曾傳後　又錢飲光續哭詩[illegible]顧進士端木有云閩室容張儉何人識孔融注亦以臥子株連端木名咸正文康曾孫與弟咸建咸受子天透天之父子兄弟五人後先授命　東樹附案土國寶後爲巡撫御史秦世禎發其奸惡贓累數萬寶懼自經死見五茸志逸　又黃斌卿宏光時封肅虜伯　又按吳勝兆之通舟山黃斌卿也有謝堯文者爲之奔走聯絡堯文爲栢林守備陳可一所獲得其表文蓋出夏存古之手

古體五言　陟桐嚴嶺　曉發諸暨大霧不見苧蘿　望桃

源作　阻雨善溪　雨中行建德江　渡江值雨以上諸詩學謝亦形迹之似

寄贈舒章以此學太白貌合而神非矣

古體七言　秋風行示禕南禔元按此詩意不警露詞之情爽無復節奏頓挫臥子以此擬杜失之遠矣　詠嚴先生[illegible]臺　曾見一書言嚴子陵娶梅福季女生子茂茂生[illegible]卓子陵年八十終章懷注漢書不見引此文大約出於[illegible]書及私譜妄撰宋末永嘉徐照釣臺詩云梅福神仙[illegible]是婦翁意亦本於委巷之書不足爲据樹按此詩[illegible]自在以此[illegible]評不如自家遁眞海峯先生獨以此一篇入選衡鑒固無差也

五言律　廬居　祈死頌宗祀按左傳成十七年范文子詔

二十五年叔孫昭子哀二十五年公使祝宗告亡皆作祝宗惟周語單襄公曰宗祝執祀注宗伯大祝也晉語范文子謂其宗祝祈死作宗祝

七言律　寄贈曹州劉大將軍　按劉澤淸頗涉文藝好吟詠臥子及錢受之俱有贈詩按劉樹字鶴洲

七言絶句　哭張天如先生　按天如卒於崇禎十四年年四十

宋徵輿　送愨人將水師南上　按何剛時以臥子言防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請專委剛訓練甲申六月剛死揚州東樹按愨人初名厚後改名剛起於寒素爲諸生束修自好庚午舉於鄉見流氛方熾江左偷安慨然有談兵之志癸未試禮闈不第遂上疏謂東陽義烏之人素習戰請於此地練勁卒五千以備緩急薦許都爲大將奏可授兵部職方郎領專較

假便宜正欲視事而許都反側矣都故廣交游曾執贄於陳臥子時臥子爲紹興司李以招撫自任都託師生誼信其說而降而終置大法人有譏臥子殺已降者而慰人亦殊沮喪遂改而練水師其所募者俱滸鉠柘林之漁舡漁戶也以此輩出沒洪濤故用其所長舳艫相接直搗京口史閣部督師淮上遙爲聲援迫維揚告急慤人亦往協守未幾城陷或云赴井而死或云死於亂兵終無可考右見曹家駒說夢据明史藁云城破投水死

招存我飲　存我李待問也崇禎癸未進士與章簡於乙酉同守松江城破死之

錢受之　天啟二年錢典浙江試奸人金保元徐時教僞作一朝平步上青天關節授舉子錢千秋千秋既獲雋知其詐與之鬨事傳京師爲部科磨勘者所發見喬允升傳　崇禎時以禮侍家居吳中奸民張漢儒訐錢謙益瞿式耜家居不法事溫體仁故讐謙益擬旨逮下詔獄謙益危甚求解於司

禮太監王化淳化淳故王安門下也德謙益爲安作碑文頌

爲營求漢儒偵知之與其黨告體仁體仁密奏帝請並坐化

淳罪帝以示化淳化淳懼自請案治乃盡得漢儒奸狀及體

仁密謀而漢儒立枷死　化淳即後開門降闖賊者　福王

立謙益交結阮馬爲禮部尚書　本朝兵下江甯福王遁走

蕪湖謙益迎降順治二年正月以明禮部右侍郎管祕書院

學士是年江陰黃毓祺介子以啟印事發就逮南京樹按黃介子事在順治三年丙戌

魯孔孫畫竹歌　吳門朱鷺好登涉按朱鷺初名家棟吳人

字白民與吳在公芥庵趙宧光凡夫稱吳下三高

雪中楊伯祥館丈過訪山堂按南昌彭士望爲伯祥墓誌云

崇禎時以論楊嗣昌奪情觸思陵怒改兵部職方主事命監蜀撫劉宇亮軍已又改贊畫隨宣督盧象昇盧既敗死而伯祥時以事他出上以同敗脫逃詰責將抵以法乃出所奉檄月日在未戰之先乃得薄罰調外用回籍按梅村宋轅文皆有劉參軍詩與士望說略同明史稿亦與志同牧齋詩注不合東樹按伯祥事同雷萬春高起潛賀蘭進明耳盧公睢陽千古同恨　一短歌送秫銓吁嗟行送張子石短歌答韓孟郁此等詩要自元白出故雖淋漓悲慨而未能免俗　戲題徐元嘆所藏鍾伯敬茶訊詩卷按伯敬官工部主事時以與鄒之麟善爲丹詩教等所抑不得與考選見夏嘉遇傳樹按此詩亦俗韻

七言律詩　夜泊滸墅關卻寄董太僕崇相近見閩中董應

舉頗推吳下呂純如按董應舉字崇相事見明史　呂純如

名在道文文肅震孟崇禎時上疏云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

呂純如謂其助閹黨殺周忠介也　牧齋在宏光時薦蔡奕

琛頌馬士英功兼雪逆案阮大鋮楊維垣賈繼春吳孔嘉房

可壯等爲之訟冤士林鄙笑東樹按崇禎十六年刑部侍郎蔡奕琛奏爲再陳神通廣大等事以復社或問及十大罪檄劾謙益奉旨逮問牧齋至是薦之蓋欲修好也

寄劉大將軍按牧

齋此詩編在壬午年是時澤清以右都督鎮山東東樹按澤清初附東林擁立議起亦主潞王及宏光立欲自[illegible][illegible]力詆東林云昔爲東林所賣今不盡殺此輩不止遂[illegible][illegible]出大器雷演祚漸于朝政疏劾劉宗周議移駐鳳陽爲逆[illegible][illegible]劉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名上之得功馳疏明不預聞傑亦[illegible][illegible]輩武人乃預朝事邪具明史藁

辛卯春盡歌者王郎北游告別戲題十四絕句按

此即梅村爲作王郎曲者　櫂歌十首爲豫章劉遠公題扁

舟江上圖自注故相文端公之孫尙寶西佩之子按劉一燝宏光時追謚文端　爲陳伯璣題浣花君小影按余懷板橋雜記云馬嫩者溧陽陳公子昵之未久贈豫章陳伯璣生一子一女此所云浣花君者卽是人耶

吳梅村　梅村生於萬歷已酉崇禎辛未以第三人及第明季官詹事順治癸巳甲午中以論德起用歷官至祭酒順治三年八月蘇松巡按趙宏文疏薦少詹事吳偉業修撰楊廷鑑給事錢增御史李模十五員疏薦人以狥情濫舉下所司降調議處　十一年正月馮銓奏薦原御史郝浴給事向玉軒翰林王崇簡張天植詞臣楊廷鑑吳偉業方拱乾等俱堪用下所司確議十三年正月乙卯陞侍講吳偉業祭酒集中彭燕又詩序云臥子長余一歲書宋九靑逸事云予年二十三成進士又贈蕭明府詩序余年三十有一以已卯七月奉命封延津孟津兩王又爲其女楷眉志云余丁嗣母喪時年疑在丁酉爲白夢鼎母陳氏墓誌云已蒙恩歸里奉母匕箸五年其母朱也所云嗣母未詳又於康熙壬寅爲梁淸遠墓誌自云

投老荒江者六年又時居父喪則甫歸自丁酉然則梅村嗣是不出耶 余前年於揚州見祭酒之孫霦字獻可者云祭酒卒於康熙辛亥是時元朗給事始十歲霦元朗之子也 東樹按牧翁有梅村宮相五十生子詩以是計之則梅村卒年六十矣

梅村詩以癸巳應 詔入京以後及巳亥庚子之間傑作爲多其七古之抒情寫事則仿元白而傅以初唐之風藻七律遠宗元美近和大樽瑰麗之中時具蒼涼悲壯之致是其盛也昔人論劉文成犁眉公集云身參佐命悲嘆吝嗟其爲詩視在故元時飛揚硉矹之氣澌滅無餘有逆其志而盡焉傷之者而梅村方且簪筆雍容奏平滇之鐃吹美薦達於鋒車搖華散藻采振翠飛豈其生平志事與昔人有懸殊者而文隨世變鳴盛 維新亦有不必同者耶 詠古 梅村

集題作讀史雜詩　何允絕婚宦此何點事作允誤　自非焦孝先按魏略焦先字孝然

贈家侍御雪航　梅村五言多學杜陵惟此篇稍得杜公音響故存之以見其慨惜猶多稚句弱句

行路難　草术萌芽殺長沙　按草木萌芽殺長沙洛中謠也見晉書八王傳

永和宮詞　据王氏明史藁所載貴妃中間退居以周后故据梅村此詩自以父宏過豪橫故也

鴛湖曲　梅村有鴛湖感舊七言律序云余昔過來之吳昌時字來之嘉興人事具周延儒傳竹亭湖墅出家樂張飲後來之以事見法重游感賦此鴛湖曲亦爲來之賦耶

王郎曲　山東掖縣李森先（森先字琳枝崇禎庚辰進士）以監察御史巡按江南優人王紫稼及三遮和尚淫縱不法俱杖斃之梅村未知猶及見不　頃閱諸暨余縉浣公大觀堂集有請嚴禁畜優人疏云紹興停雲玉蘭等班戲子俱冒浙江提標名色停雲班正旦吳仲雲强逼遠山門鄭起龍之弟婦爲婚本婦矢志不從毀面截髮赴水幾死仍行强娶莫敢誰何停雲班金生於屠承宇之女業許士人挾黨逼成親女婦喊稟知府夏霖拘審眾優將屠氏從府門簇擁拉抱而去並將夏守辱詈不堪又玉蘭班周生强占尉德華之女又楊裁縫妻鮑氏小生朱仁甫强奪爲妾又有塔山下朱姓之婦城內舟行大淨陶祥甫豔其姿色統眾强奪爲妾本婦憤恚躍入河中仍

撈起奸佔又有周旦徐原係樂戶浙俗謂之丐戶其種類卑賤良民不恥今亦冒充戲子圖娶良家婦女云云余順治壬辰進士樹按一王稼也而梅村牧齋孝昇皆寵數之以詩細行弗謹大節焉保士大夫以風流相尚罔恤廉恥無怪釀成吳仲雲等之事然則雖才華萬斛適足敗官邪壞風俗亦惡足貴哉乃至如侯方域者其父繫刑部獄而挾妓飲酒不輟又或以妓女故而冒忠節功名之譽如吳逆之陳沅者矣

過錦樹林玉京道人墓序依良醫保御氏於吳中保御年七十餘侯之宗人按保御鄭欽諭梅村集中有墓誌　金漸皐怡安堂集有卞玉京詩三首題云秦淮女郎卞雲裝僑居半塘八九年前曾過一面比來湖上見其案頭有吳梅村詩冊並虞山老人和章尋覽情詞不無今昔之感因竊取二老意並雲裝近事櫽括成詩其次云結綺臨春恨未終輕煙濃粉

掃成空還家江令頭仍黑避席崔娘臉自紅遼海鶴歸無方

夢吳江楓冷末棲鴻都將月地雲階夢泣向荒田野艸中漸

皋字夢蜚仁和人順治壬辰進士官漢陽知縣

與友人談遺事　曾侍驪山清路塵六師講武小平津按小

平津在河南鞏縣與新豐驪山相去甚遠

長安雜詠　慈聖金蓮寺榜開慈聖神宗母孝定李太后宮

中稱九蓮菩薩者也　燈傳初地中峯變中峯明本受高峯

心要者也元時住天目山獅子巖　聞台州警按順治十四

年鄭成功犯台州紹台道蔡瓊枝及府縣官俱降　亂後有

人還采藥越王餘算屬餘糧越王餘卽爾雅五方東方有比

目之魚郭云江東名王餘是也吾鄉方藥地通雅云王餘鋘

魚又釋草蘠蘼虋冬下云虋冬天門冬也麥門冬亦名禹餘糧張平子南都賦太一餘糧善注引本草經禹餘糧一名石腦生山谷中續漢志廣陵郡東陽劉昭引博物志云扶海洲上有草名蒒其實大如麥從七月稔熟民斂獲至冬乃訖名禹餘糧　此詩結句事意不稱　卽事　故事已除將作匠他年須倘執金吾將作匠想言治宮室執金吾句不明五六尤無意無力　秋盡黃陵對落輝首　前賦近事末及異代捐軀抗命之臣亦少別白末句似訓何雲從　秣陵口號梅村風容氣調不及臥子沉𣸨新拔亦遜牧齋至其得意則於典麗之中時寓蒼涼之致而易餅換魚等句則又染指陸范　臺城　鷄鳴寺　功臣廟　觀象臺　揚州以上五首

皆癸巳作　滇池鐃吹　詩當作於辛丑壬寅懋謂梅村嘗
時此題不作可也然殊工麗此志節之士所羞稱　海內[illegible]
輸歸六詔天邊動伐定三苗忍以三苗例耶　送友人之滇
安管餉使者自徵滄海粟將軍輒費水衡錢不如龔芝麓將
軍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夏西　送楊猶龍學士按察山
西　北地詩名三輔少西風客思五原多紫貂被酒雲中火
鐵笛迎秋塞上多　猶龍直隸人　北地詩名强以獻吉為
四句作對　雲中火獵火抑烽火燈火耶誦於鱗送皇甫子
安詩眞不易到　贈遼左故人此詩當作於庚子按陳之遴
字心簡又字彥升號素庵明崇禎丁丑第二人及第父祖苞
以右副都巡撫順天十一年坐失事論死之遴潛入獄告之

服鶴頂紅而死時之遴已官編修思陵怒祖苞漏刑錮之遴永不敍（此事明史藁顏繼祖傳亦附及之）順治二年詣浙江總督張存仁乞以投誠疏報由是起用洊擢台鼎於順治十二年二月庚辰由戶書爲宏文院大學士至十三年二月副都魏裔介糾之遴奏對不實（說者云其妄言明諸陵多珍寶金銀）又屬禮書胡世安保薦安書知縣沈令式爲知府旋被總督糾植黨營私不可復居密勿而御史焦毓瑞戶給王楨繼言之奉
旨著以原官發
盛京居住後令回京入旗至巳亥再以罪謫庚子春遣戍甯古塔（按十七年刑部言浙撫佟國器將應流陳之遴母吳氏引年老廢疾例遲延不解奉
旨陳之遴犯罪重大其母應速行解部流徙佟國器著革職拏究）

梅村爲其女權厝誌（素庵第四子名容永梅村壻也）云陳自瀋陽爲宿何觀

舊人海甯陳氏凡三相素庵及文簡（元龍）文勤（世倌）議者云三公前者皆當於後而後者遜賢於前也素庵爲文簡之從父文勤之再從祖也（樹按先生此記兼錄當時邸報故當最確）投贈督府馬公（馬國柱）十年重到石城頭石頭城易爲石城頭以就韻似不可也 癸巳春日禊飲社集虎邱卽事茂先往事風流在重適蘭亭意惘然謂天如也 文學博以蒼公招同住中峯寺太倉州城頂山南有中峯寺 揚州東來處仲無他志北去深源有盛名處仲謂左良玉深源未詳豈謂史公耶兩句意不相應江上 此詩當作於順治巳亥

雜文

馬第伯封禪儀記今巳不見其原書其明世諸人所錄疑採

自續漢志劉昭注及北堂書鈔成之　按續志云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則此記僅見於漢官隋志應劭漢官五卷漢官儀十卷樹按据第伯所記頗殆如彼而云無一人蹉跌疾病葢諷之也後有相如王欽若愼無言封禪

國策　魏策無忌謂魏王篇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郡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按通鑑秦莊襄王二年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胡三省注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爲河外晉賂秦以河外列城五即其證也

韓退之答殷侍御書況今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按陸氏釋文云二傳近代無講者恐其學遂絕故爲音以示將來

與鄭相公書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　按樊澤以貞元十四年卒東野以元和九年卒則宗師持服豈母喪邪　雜記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檀弓練衣黃裏縓緣注縓之類明外除正義練小祥也然則此所云外除者當小祥之後矣　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注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由手笙歌以氣疏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　頃閱李季章注荊公宋太博均國服除還朝詩云宋莒公薨於治平三年四月五年外除是爲熙寧元年据此則以除喪爲外除矣　東樹按孝子之心終天無極先王制禮品節有常三年之喪但外除服而已其心則無已也故曰外除孔子彈琴自是由漸而然豈曰手外而氣內邪漢儒說經迂固多如此類故曰經以講說而滋然

如雜記兄弟內除則似以服言之未必如余解以空言釋經也記詳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考異云按漢書王尊傳有治所字此所治字當乙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按換縣見漢書薛宣傳　請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就高為堡　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按如所云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則九百餘人度種約七百頃耳歲入之豐不過六七萬斛何以能償亡失四十萬斛耶　元和郡縣志關內道靈州振武軍天寶中王忠嗣置西南去朔方節度使靈州理所一千七百里朔方夏州而節度使常理靈州本漢定襄郡之盛樂縣後魏所都即此西南至東受降城一百二十里景龍二年

張仁愿於東受降城置振武軍天寶四年王忠嗣移此　東受降城在朔州北三百五十里本漢定襄郡盛樂縣也武德四年平突厥於此置雲州（此初置之雲州）貞觀二年改爲雲州都督府麟德二年改爲單于大都護府垂拱二年改爲鎮守使聖歷元年改置安化都護開元七年隸屬東受降城八年復置單于大都護府管縣一金河王忠嗣所移治所卽金河是又北於張仁愿之初置矣宋白曰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西南至東受降城百二十里（見通鑑一百九十九卷高宗永徽元年注）志又云金河卽後魏什翼犍所都盛樂之地道武遷都平城卽今雲州所理是也　按振武在雲州之東北故云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按方鎮表振武節度領鎮北大都護府麟勝二州（始於乾元二年）

地理志鎮北大都護府領縣二大同長寧　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本作朱銀或作朱金銀緋按唐車服志袍衫五品以上服小科綾羅色用朱飾以金又魚袋衣緋者以銀飾之緋四品之服淺緋五品之服又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細綾及羅爲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緋

柳子厚駁復仇議　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此豈指父仇不共戴天父不受誅子復仇言之耶按此乃推人子遭變而深痛至憤所不能已者而因爲之緣事以制禮揆義以垂刑豈假是以爲賊虐者之防乎云無赦詞意亦未愜當且其議曰以下亦綏弱不振荊川云不懶散望溪云義理切著文亦勁暢退之以文墨事相推以有此種耳皆余所未允余欲

乙誅其可旌五十三字嚮使刺讞其誠僞二十七字奮其吏
氣八字介然自克四字　此文疑官禮部時作也
與楊誨之疏解車義弟二書　今足下未爲僕嚮所陳者宜
乎欲任巳之志此與僕少時何異然循吾嚮時所陳者而由
之然後知難爾按所謂嚮所陳者即始仕至御史郎官云云
其與顧十郎書不爲嚮者之態亦斥本文蜂附蟻合之云也
樹按此種文法始於莊子巳有之如云曩者先生有緒言向
吾見若眉睫之間是也習之亦曰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是其德豈不侈
大矣哉吳語伯父秉德巳侈大哉　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
過其墓按伯冲墓不詳何處亦未詳子厚何時過其墓
後幅明健莊而有體子厚師伯冲故聳其學而企仰之如此

東樹按先生謂此文前半嫌其矜厲樹竊以論述經傳題目重大政以矜莊嚴肅爲得體獨惜其論次失序又甚矣聖人之難知也至侈大矣哉輕促不稱耳又其所云以辭氣[illegible]擊排冒沒者伯冲之書亦不免焉昔李石言施士丐春秋[illegible]文宗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徒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韓公贈盧仝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明妻諒著春秋本意十二篇不採三卷事實言是非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棄書矣是皆過中之見焉昌黎於施士丐殷侑皆道其春秋之學而不及陸淳於順宗實錄云叔文於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結爲死交呂溫險躁近利與諸人馳騖功利僥倖速進則固有之而淳似爲諸人所嚴事引而進之未得概斥爲比匪也

父子傷夷如向歆穀梁左氏之學君臣詆悖豈云漢宣世扶穀梁而抑公羊耶經師各競家法立門戶祗西漢耳魏氏但

州鄭王之學至南北朝春秋疏說多習左氏持服杜二家矣

前半論文亦失其序

衡州刺史呂君誄　麟死魯郊其靈不施哀十四年傳西狩於大野杜注在高平鉅野縣東北晉書志鉅野屬高平國注獲麟所呂東平人緣其地望而起義也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按鄭注操縵雜弄疏言人將學琴瑟若不先學調弦雜弄則手指不便不能安正其弦非謂釋其拘也尉按說文弦从弓象絲軫之形鉉曰今別作絃非是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塑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此言韓子不能已於辭有若是者非謂慮其塑且決焉而爲之也望溪誤讀

李習之皇祖實錄　每日賚錢一千乙每一千三字改日賚千錢必盡所賚然後歸乙必字然改而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也十三字乙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乙每於壽陽四字改事必請而後行每事必擾我何為乙每事為三字改而必擾我何哉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乙不請為三字改非不能此也不請而行不滿乎人心乃如之公告正誨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乙乃字改使君若公每日必抱置膝上乙每必二字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乙於字又以二千萬錢入按何以至二千萬之多東樹拔黃魯直送李鷹詩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是此文固為前輩所推而如先生所乙實不免猶多冗字歐公峴山亭記而二子揣摩於此為學光生乙上其人謂誰十四字二子二字改羊叔子杜元[illegible]此會子固宜黃縣學記則其材之不成夫然哭[illegible]大之夫然三字以則其材不成為句以結上文勢遂厭皆不可易者也

叔氏墓誌銘　浙東道觀察判官　按道字疑乙唐無浙東道浙東西俱屬江南道　叔氏習之兄耶　是以乞假公府乙是以二字

答進士王載言書　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兄事子產見鄭世家兄事晏平仲未詳史記弟子列傳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歐陽永叔王文正公神道碑　洪景盧嘗云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爲參政宰相無一不與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以歛何

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游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孔光張禹胡廣之流云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入字乙尤不好官爵五字乙改嘗以事至京師

比部陳君墓誌銘　惟男一人世昌按世昌字與之其之晉江主簿荆公贈序者　宋史陳恕傳云子執中別有傳執古至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並太子中舍又載恕子淳私用錢事則五子矣此比部未詳何人荆公為恕子字艮器者神道碑云少子、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按錢儼元瓘之子宋咸平六年卒眞宗贈昭義軍節度使　始以季父思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按思公惟演忠懿王俶之子儼之子與思公爲從父昆弟此以蔭補職又從父昆弟之子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君仕初從容調胹按莊子天下篇以胹合驩以調海內　此文以實事屈折於聲韻之間與誄奠之辭亦微異

蘇子瞻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公蓋有感於慶歷間范呂二公朋黨之論故於史記亦多致意東坡則言君子小人各自爲黨禍及於國而君子當蕭勺羣慝爲調劑之術不爲已甚

耳與歐公小人以君子爲朋黨者其意殊也或紹聖以後元豐舊黨忿其辛螫而公鑒之爲是言與抑元祐初衆正彙進公料羣小已有茅茹之象而爲此先事之慮與　耕南云讀朋黨楚語二篇用筆皆簡老近志林諸作當是東坡海南文字而此篇轉接處尤變化不測

續楚語論　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其毒滋多方望溪云左傳作疢其義本難通而疢美之滋毒則未之前聞　按儀禮士喪寡用疏布久之鄭注久讀爲灸疑東坡以此易疢爲疢易疢爲灸也蓋以灸爲鍼灸之灸非必謂燔灸之灸也然見前人文中多作美疢美疢猶今人言自在病積之不治如以病爲美也　詳東坡之意自爲

膾炙之炙

答謝舉廉書　謝舉廉字民師新喻人政和間以進士知南康受知東坡獨醒雜識云東坡嶺南歸民師袖書及舊作遮謁東坡東坡賢之大見稱賞曰子之文如上等紫磨金須還他十七貫五百樹按東坡此書可與習之答王載言書並觀獨到之言各有千古不獨退之子厚明允論文諸書爲斬新日月特地乾坤也

後赤壁賦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後漢祭遵傳帝幸遵營饗士卒作黃門鼓樂良夜乃罷章懷注良猶深也

進說　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乙日字改汲汲焉有以曲藝今徒不然改有以曲藝者矣今則不然誠進乎此乙誠字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十三字乙勢之異聖賢之所不得用也孟子不

見三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三十字乙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士上增且字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未必上增又字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十三字乙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十二字乙

方希直答鄭仲辨書　按宋潛溪生於元武宗至大三年庚戌其蘭花篇詩自注延祐戊午年賦時始九歲其謫茂州在洪武十三年其卒也在洪武十四年　明代爲古文者希直之才特高苐非專力於文事故不能竟其所至耳此文當作於洪武庚申辛酉壬戌之間時年二十五六希直死於壬午時年四十六蓋生於元至正十七年丁酉

前卷已開雕續自他處得書若干種說若干條雖於辭

彙都爲一卷附末異日刻大全集要當重編耳乙未八

月望前二日方東樹再記

閩刻原後序

右援鶉堂集詩七卷文六卷筆記二十四卷都四十七卷先

曾祖編修公之遺業也公之歿於今四十二年矣先德闇然不章渺焉滋懼論著之遺多所放失若復不能搜羅綴輯以著於篇小子瑩之咎將何逭耶公名位不顯於

朝史傳無由紀其事蹟又未乞當世名公大人誌表與傳用章後世然其生平懿行篤學實能無愧古人小子瑩雖不獲

親承規矩以所聞里中前輩往往稱述不衰考諸遺編合之

先府君訓誥所及有確然信其不誣者公諱某字某號薑塢

先生几蓮老人晚所號也乾隆七年進士由庶吉士改授編修充三禮纂修官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未幾歸里往來

天津維揚間主講書院以乾隆二十六年卒公生而淵靜篤於行誼勤於問學早孤憤發策厲內偕從曾祖贈禮部公事母以孝聞外友天下賢俊以相資長博聞強記於書無所不窺故同遊天台齊息園仁和杭堇浦山陰胡稚威常熟邵叔宀山陽周白民同邑則劉海峯葉華南方巨川諸先生皆於公乞序謂姚君之學不可以涯涘窺也生平論學大旨以駁博爲門戶以沈潛爲堂奧而議論篤實粹然一軌於先儒病近代諸公或競談考據以攻詆宋儒爲能也謂此人心之敝充其說將使天下不復知有身心倫紀之事常慨然欲有所論著以明其義不果就方三禮館之開也總裁爲高安朱相國軾臨川李尚書紱吾鄉方侍郎苞咸誦法先儒爲人倫師

表故說經雖不專主宋儒尚平心以折中其義所沓獲於公
者尤多公所為詩古文辭皆力追古人而得其淵詣嘗與同
人約十年不下樓成舉世不好之文其談藝精深多前人所
未發今散見所著筆記中不綴綴其持論之大者如此先是
公所考論經史子集蓋嘗萬餘卷矣皆細書條記未有譔述
世頗有竊之以為已說者歿後益散亡於是先王父率府君
暨從輩收錄其餘成若干冊旣以貧遊四方未卒業而從祖
惜抱先生藏之嘗有意論集之矣復未果然頗載其說於惜
抱軒經說及筆記中意欲以引其端冀後人或能成之也至
嘉慶十三年瑩成進士至京師歸乃舉以授瑩而命之曰此
編修公一世之業也不幸未成而歿吾欲成之而又不果今

老矣夫道不終晦意者成之將有在乎然是卽著書非其人
莫屬則甯藏之耳昔人問顧亭林日知錄復增幾顧嗤其妄
不可不審也瑩悚然受之以退自維闇陋不足以成先業然
及是而不成滋懼乃就所已成錄及諸奇零紛散所在蒐羅
凡五載端緒略具謹區其條例詳其目次第爲詩集文集筆
記各若干卷冀及惜抱先生從祖之存有以論定云爾嗟乎
學之顯晦時也而述其先祖之學以著於世又或顯或不顯
則存乎子孫之賢否編修公之學蓋亦精矣以先王父及府
君兩世錄之而不獲詮次以從祖嘗欲論集之而不肯輕作
其愼之也如此瑩何人而能成此業哉然則瑩之夙夜兢兢
懼以獲咎者茲以深矣

重刻筆記後跋

先曾祖筆記初刻於閩中惟時案牘紛紜地方多事不能密校訛謬頗多常思重爲整理而人事乖違奔走宦轍未暇也茲來江南與友人方植之言植之博學多聞貫穴精通力任其事遂以屬之幷搜葺十餘年來所續得者若干條以類附入刪其煩冗撮其精要重[illegible]爲五十卷道光十五年重刻於淮南監掣官署閱五月刻竣爰記其始末如右曾孫瑩謹跋

姚範字南青桐城人乾隆壬戌進士選庶常授編修館纂修甲子順天鄉試同考官是時同鄉張氏方盛範以學行自高無所依附在翰林不十年遂歸爲文沈邃幽古務求精深不事華藻又以考據義理兩家互相譏詆其流弊至無所歸故於學無所偏主自經史百家小學訓故無不精通條貫而踐履篤實一以程朱爲歸所著有援鶉堂詩集七卷文集六卷經史子集筆記三十四卷行世

姚氏長嶺阡表 惜抱軒文集

姚氏自餘姚遷桐城始遷曰勝三公勝三公後四世以農田爲業五世爲明雲南布政使司右參政諱旭有政績而貧參

政卒子孫復修農田三世皆有隱德參政四世孫諱自虞爲諸生其子諱之蘭爲汀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銜所歷海澄縣杭州汀州二府民皆爲祠以祀參政副使仕績明史皆載入循吏傳副使之子諱孫棐仕爲職方主事職方子文然仕國朝康熙時以刑部尚書終謚曰端恪至　世宗時追論先朝名臣思其賢　詔特祠春秋祀焉祠今在城東門內端恪公之第四子諱士基以舉人爲羅田縣知縣羅田民以奉入名宦祠羅田府君之次子是爲贈編修公鼐之祖也年二十六而卒配任太恭人賢孝秉節上奉姑下教二子長子爲翰林院編修諱範次子爲贈禮部員外郎諱淑鼐之考也贈編修公承累世賢哲之遺風敦行勤學而不幸無年

編修府君既孤憤發策勵外友天下賢俊以相資長爲詩古文辭故同里則劉才甫山陰則胡稚威常熟則邵叔宀皆編修所尤厚也而編修自沈究遺經綜括先儒茹精晰微萃成已得然仕爲翰林數歲不究其用而歸歸著書亦未及竟而卒此天下士所共爲歎惜也當端恪公薨羅田府君買得墓地居長嶺之巔去城七十里將葬端恪而羣從子以爲遠僻不用乃別葬後羅田府君卒亦別葬羅田長子中書公與贈編修公相繼没矣而故買長嶺之山其契藏族君子來安訓導文黙之笥吾家不知也有謀葬地就來安求售來安不許然後吾家得聞任太恭人乃命編修兄弟奉中書公及贈編修公合葬於此山雍正之六年也又其後編修公没未葬任

太恭人及顯父贈禮部公告別葬矣顯與伯兄昭宇乃奉編修及伯母張太宜人合葬贈編修墓下之右其時顯繼妻張宜人亦未葬又葬於編修張太宜人塚右時乾隆五十二年也故姚氏之阡爲塚三而有五柩焉自是後又二十年贈編修公諸孫盡喪獨顯存懼舊德遺事泯不聞乃謹書以列諸隧左中書公諱孔鋳字振修康熙三十九年舉人候選內閣中書舍人康熙四十九年卒年四十一娶廣德州學正方曾祜女生二子興渼興液二孫漣支幹曾編修公諱孔鋏字瑣修縣學生康熙三十七年卒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累贈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娶懷寧任氏大理寺少卿諱奕鑒女生二子有入孫編修子曰縣學附貢生昭宇南寧府同

知義輪舉人登監生勷隆縣學增生掛元贈禮部子曰刑部廣東司郎中鼒候選州吏目訏附榜貢生鼎編修府君始名興涑今贈編修墓所列其舊名也後改名範乾隆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乾隆甲子科順天鄉試同考官三禮館纂修官乾隆十五年歸里乾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娶縣學生贈內閣侍讀張若霖女乾隆三十六年卒年七十四今合祔焉生子五鼒始娶張宜人卒繼娶張宜人乃前婦其五世祖妹也爲屏山縣知縣張諱曾敏女其始權厝鼒有銘矣玆不具

援鶉堂筆記栞誤

往歲癸巳甲午爲姚石甫饌其曾大父薑塢先生筆記寫昧不學多所繆盭浩袠已行不及削改中心思之如芒在背一巳之遺譏通識其事小古義之疑誤來學則其害大矣故即其所巳悟者亟改正於此其未悟者則望之來哲戊戌秋仲記於廣東藩署九曜一石之南軒方東樹石園

卷弟一 易 弟三葉 釋文鄧彭祖字長夏未詳孰是條下按語削去不用

卷弟十二 左傳 弟二十六葉末按語削去不用

卷弟十四 經部末 弟二十九葉通志堂目總經解

樹按通志堂原目末題曰總經解指經典釋文等七書也

閻百詩譏其不通乾隆間翁氏方綱與浙人丁杰重校刻何屺瞻校勘通志堂原目改題曰諸經總類籍謂亦不妥

通志堂所刊經解中鄭樵六經奧論似非漁仲之書漁仲平生排斥詩序及古文尚書而此書皆反之何也又稱朱子爲朱文公其前云鄭斯立批陳存中論云云皆非鄭語也其第二卷論尚書云今愈謂堯典出於姚氏疑愈卽其人之自名也又引古詩云讀書未到康成處不敢高聲論聖賢此本宋人語而謂古詩俱非夾漈之言其二南辨据以雅以南論南爲樂名本程大昌之說疑采取眾說而爲此書後人不知妄題爲夾漈耳

樹按翁氏校栞原目云黎温序云是鄭樵唐荆川稗編從

之朱氏經義考已正其誤又按全謝山外編卷三十四云竹垞先輩跋六經奧論據漁仲所上書無奧論且謂其議論頗與通志略不合然其於是書之妄有未盡者蓋漁仲卒於高宗末年其於乾淳諸老則前輩也而書中稱薛常州者四則孝宗以後之人之書矣稱朱文公者一則寧宗以後之人之書矣又引晁公武易解皆漁仲後輩也而最發露者其天文總辨中論鬼料竅一條謂夾漈先生嘗得是書而讀之尚得以爲漁仲所著乎乃笑明中葉人傳是書蓋未嘗讀是書也又其論易謂先天諸圖康節得之希夷將啓手足之際則作是書者於人之系代源流且不知也要其中固有發前人所未逮如論秦誓之類

又通志堂所刊經解有春秋名號歸一圖上下二卷不著撰人名氏按崇文總目云僞蜀馮繼元撰但余疑此書不類据李巽巖云繼元集列國君臣名字同者爲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又云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元輒增之或所見異本若韓子晳者蓋齊頃公系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元獨以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此書無莊堇詹據韓子晳而楚鄭二公子各係於國亦無共篇之文則此書或非巽巖所見馮氏之書也

樹按通志堂原目作蜀馮繼先翁校云閻百詩與戴唐器書云先當作元非不著名氏也抑或先生所見本書無名而原目爲後人據崇文總目所補與

卷弟十六之二史記　弟十三葉魏其武安傳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按五年誤十月是當太初前仍秦正而十月十二月及春云者史公以建寅之次加于建亥之年其實十月即正月十二月即三月春即是年之夏六月

樹按高祖功臣表以封之先後爲次弟曹參在六年十二月蕭何在六年正月而參反在何前者十二月乃九月也正月乃十月也故先生謂史公以建寅之月次加於建亥之年其實當云以建亥之月次加於寅正耳而寅正之春三月即爲亥正之夏六月耳

卷弟十六儒林傳　弟十七葉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

疑者則闕不傳

樹按說此者多矣辭皆未定愚謂上傳字讀去音下傳字讀平音爲訓以敎句無傳句疑者則闕不傳句無傳不爲傳也乃對上爲訓言之也下傳字讀如曾子傳不習乎之傳不傳疑守聖人多聞闕疑之戒也

卷第十七漢書敘例　弟三葉荀悅條下宋祁曰景祐閒余靖校本云云

樹初校此卷因先生偶未見明南雍重刻慶元劉氏校刊宋景文公漢書本故亟爲縷析以爲得此足爲佳本勝今通行汲古等本及見全謝山鮚埼亭後編說此乃知此劉氏本亦至陋凡所稱宋景文說皆屬子虛烏有相沿謬僞莫

之能辨不覺怦然穎泚乃知讀天下書未遍不可輕任校書之職古人所由重以爲戒也今錄全氏說於前以後一一隨文辨正全氏曰宋景文漢書校本今不得見其全監本引入寥寥杭堇浦從厲文恭公家見宋槧漢書則其中引之甚備喜而鈔之余亦以得所未見及細閱之乃知非景文之書南渡末年麻沙坊中不學之徒爲之也何以知之崇文總目景祐二年秘書丞余靖上書國子監所收史漢本譌謬極多請行校正詔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與靖洎直講王洙偕對靖等悉取三館諸本及先儒注解訓傳說文字林之類數百家之書以相參校凡所是正增損者數千言逾年上之稱爲新校史記前後漢書靖

等又自錄其讎校之說別爲三史刋誤四十五卷是諸公共有刋誤而非景文一人之書也而是本實頻引景祐刋誤本則或者景文晚年別爲一書亦未可定然使景文果別有是書則晁陳鄭簿錄馬竹村通考亦必載之而絕無有光景文旣身預刋誤之役而其引之儼如易代前輩之書何也是其可疑者一也又其頻引陽夏公之言陽夏公謝希深也景文爲歐公前輩希深歐公之友郎引其語何至尊而稱之若此是其可疑者二也三劉漢肆雖發之自原父直至仲馮始卒業觀劉跋跋尾則出行于世甚晚景文卒於嘉祐六年於原父亦前輩乃頻引而駁之是其可疑者三也司馬公生前只封河內郡公身後乃贈溫公今

以景文引其語亦稱温公景文安得至哲宗時也其可疑者四也朱子文者陋儒也其論漢書最可惡雖未考其時代然出於南渡以後景文安得引之其可疑者五也景文之學極博倘出於其所撰必有可觀今鹵莽庸劣之甚至不知浙江之爲漸江而疑以爲誤字則是水經注尚未寓目曾謂景文而有此其他可發笑者蓋更僕數之而未能盡也然則其中所引南本浙本越本邵本安知非信口揑造者乎董浦方爲疏證故以此書之大略告之以下凡宋祁曰景祐余讀校本皆仿此

弟四葉鄧展文穎條下

樹按顧氏亭林嘗譏師古敘例建安不當遽名以魏余按

魏志武紀建安二十年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冬十月始制名號侯至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以賞軍功然其先十二年十三年大封功臣侯已皆下令封之不關漢帝詔命而展頡又魏室私人師古或本其實以示惡與然古人改元並是據實而書雖在中歲而未改以日必從前君之年豈有舊君尚在當時未嘗改命而後人竟可豫奪以與他姓乎不較之延康元年書皇初更甚乎師古殆未必然或由轉寫偶誤耳吾此言亦据顧氏之說而斷之如此詳見日知錄　建安二十年詔孔衍漢晉春秋載之

弟十一葉朱子文辨正

樹按伊川程子有答朱長文書長文著有吳郡圖經及琴史墨池篇（言澄泥硯所始）若長文登嘉祐四年第景文卒於嘉祐六年上距景祐[illegible]書曰三十年度長文未必早已有撰述足爲宋公所采据全氏說子文爲南渡人其論漢書最可惡是必子文書謝山實見之非鑿空而言也然則此別一朱子文非長文明矣但朱子文辨正乃劉氏本所采非景文本謝山誤說抑或謝山所見宋槧實然與

第十二葉慶元嗣歲建安劉之問

樹按劉之問明監本誤作同劉氏自記慶元嗣歲乃宋寧宗年號近黃氏丕烈顧氏廣圻以爲元人考閩書及福建通志無此人則信爲麻沙坊中傖夫妄託也

卷第二十三 司馬相如傳 第十五葉閩人通呼黃甘爲橙

樹按前橘柚芬芳句下師古曰柚卽橙也何校云柚與橙今閩人尙混而爲一疑遠地差近古也按柚與橙甘未有混而爲一者顏與何皆誤然云物移植而異名土徙居而變節在南稱甘度北曰橙舊見此說今忘出何書記檢

貌

卷第二十九 後漢書三 第十一葉趙壹刺世疾邪賦陜輸

樹按曹大家女誡動靜輕脫視聽陜輸注謂陜輸不定之

卷第三十二 三國志 第十二葉詹敦仁答晉從效詩

樹按閩詹敦仁復晉從效問劉龔改名龔音義五言詩見吳任臣十國春秋

卷弟三十三　晉書　弟四葉陶侃傳按侃有子十七人見於史者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洪早卒瞻爲蘇峻所害以夏爲世子及送侃喪還長沙而夏斌稱各擁兵相圖夏殺斌庾亮表請黜夏而夏已病卒詔復以瞻息綽之襲侃爵卒子延壽嗣宋受禪降爲吳昌侯　淵明之祖茂當是名不具於舊史者也然淵明爲侃之曾孫則夏瞻者乃其從祖也夏早卒瞻未襲其襲侃爵者乃綽之也則係淵明之再從父非族祖也按再從父於禮爲小功乃云昭穆既遠已同路人可乎

樹按沈約非但無史才亦絕無識畔亂之人利欲熏心不足以記惇史其解阮詩既疏淺而無所發明其作淵明傳益多亂道如宋書淵明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

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書甲子而已是並淵明本末及詩集並未嘗一細心校閱也近錢大昕氏猶曲附和之

昭明作靖節傳亦云曾祖侃晉大司馬又云自以曾祖晉室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云云自是以來如五臣注文選及宋秦少游黃魯直輩皆相沿如此說於是不但淵明之志事不明並其族氏亦紊殊可歎異惟宋治平中虎邱僧思悅辨題甲子之非近閻氏若丘汾辨其族世非出侃後而何屺瞻全紹衣皆各有說然要不過辨所贈長沙族祖之爲緯之若延壽及曾孫七

世孫之異其以淵明爲出自侃則固皆仍休文昭明之誤而未有以易之也

宋張演云年譜以此詩爲宋元嘉乙丑作則延壽已降爲吳昌侯非長沙公矣詩云在長忘同先生世次爲長視延壽爲諸父行而長沙公爲大宗之傳先生不欲以長自居故序稱於余爲族要是此詩作於延壽未改封之前樹謂淵明惟不出桓公而此所贈或綽之或延壽未改封要必於譜序實爲祖行故以此稱之不必以族爲句詩云在長忘同謂此族祖忘其在長而同與己游若謂陶公遇同曾祖之人而自黜其長並不敢敘禮服而自外稱族雖勢利小人之尤所不肯出而謂淵明顧爾乎今逐條辨之於左

而斷以公必非出於桓公侃而休文昭明之謬不得曲爲救解也

全謝山云此長沙公若爲延壽則淵明當爲侃七世孫非曾孫按全說非辨見後

閻氏詠云自昭明誤讀陶命子詩以祖與考係於陶侃之下及作淵明傳道侃爲淵明曾祖其實不然又贈長沙公序於余爲族族是一句祖同出大司馬此亦非也所以稱族祖正見其不同出故稱族耳大字當爲右館漢高祖功臣陶舍也愚謂閻氏此說卓絕千古但於余爲族四字終不辭改大爲右亦不確嘗詳思之晉世已重譜牒之學相尚以郡望此大司馬必是陶譜始祖相沿之望淵明因而稱之而此所贈長沙公

於次適爲祖行耳若如此譜則淵明外祖母當爲淵明同族高祖姑長兩世惟旣出適孟氏又疏遠故不得而嫌矣何屺瞻駁之云按顏延之誄云韜此洪族抑彼名級可證此詩序中大司馬斷指士行此何足證斷非漢之陶舍右訛爲大也延之與淵明同時安得謂昭明傳文誤讀命子及此二詩乎延之本不誤何氏自祖疎誤解耳

錢氏大昕詆何氏不當改大爲右以爲擅改古書以成曲說最爲後儒之陋又云何義門援引史傳掎摭古人有絕可笑者夫本傳固云所著文章不云所著詩也詩文體殊文章當題甲子詩不必題年月夫人而知之矣隋志載淵明集九卷今存者數首就此數首考之桃花源序稱太元

中祭程氏妹稱義熙三年此書晉年號之證也自祭文但稱丁卯此永初以後書甲子之證也與休文所言若合符節休文生於元嘉中見聞必不誤義門乃援陶詩書甲子者八事譏其紀事之失實恐兩公有知當胡盧於地下矣余按義門此說未見今讀書記所存駁閻氏一條即上所引固己宗休文昭明之說矣葢刊義門書者妄削改之而錢氏所見爲其舊說耳讀書記又誤左汾爲百詩也然如錢氏云云尤乖謬百端吾嘗論考證家多是不通文理錢氏此辨云云直由讀淵明詩文而不通其文理耳今反覆推考就閻氏之說而證以淵明詩文一一斷之曰此所謂長沙公實爲桓公之胄至淵明自别爲一支斷非出於侃有炳然

者矣讀書記既誤以閻詠爲百詩錢氏復誤以閻氏爲何氏疑刋何書者無識妄改而閻氏因藉據爲已說與此所贈之人若是緯之則與淵明同爲桓公曾孫是昆弟也不但不得稱祖亦並不得稱族稱族者遠詞也天下豈有共曾祖之親未出五服而稱族者乎則兩傳云云皆誤一也

本詩序曰同出大司馬昭穆既遠已爲路人豈有共曾祖之親而云昭穆既遠已如路人者乎錢氏亦知其不可通乃謂昭穆猶言兩世兩世未遠而情誼已如路人云云錢氏誑何氏不當改大爲右以爲擅改古書以成曲說而已顧可改既爲未乎且昭穆猶言兩世此語何所本乎二也

詩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疏下曰念茲厥初又曰禮服遂悠

政謂從漢分支若斷以此大司馬爲桓公侃則未出五服何得云禮服遂悠三也次章曰於穆令族允構斯堂此對所贈之人而稱桓公以美之也末云我曰欽哉實爲宗光此謙已叨榮之詞若同曾祖之親又豈得云爾四也命子詩首章溯受姓之始於陶唐以逮司徒次章及愍侯舍三章及丞相青四章五章言長沙桓公政以始祖遠祖族祖並稱至六章曰肅肅我祖始言已一本之親武昌太守茂也若淵明出於桓公則當稱桓公爲我祖以明一本茂源如謝康樂之述祖豈有舍大勳重望之曾祖不稱我越而截然斷自其祖始稱我祖者乎五也

何氏何氏據顏延之誄韜此洪族語云藉非宰輔之胄安得洪族之稱不思此詩稱陶唐虞賓御龍豕韋司徒愍侯丞相靑累世名德豈不足當洪族之稱而必專屬之桓公一人邪六也

史稱侃十七子其九人附史傳有名其八人不顯淵明之祖茂固已顯矣而何獨不著其爲侃之子也七也

閻氏據孟府君傳云公諱嘉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之第十女若公出自桓公公豈得斥稱姓名如此八也

沈蕭兩傳俱云以曾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按公生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卒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年六十三自興寧三年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宋受禪公已五

十六歲則其抗節僅在垂老八年之中亦不爲難矣九也若据本傳自宋高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此又不然公以安帝隆安四年庚子年三十六歲爲宋公鎭軍叅軍又六年乙巳爲建威叅軍是爲義熙元年是秋爲彭澤令其冬解歸時年四十一而宋帝王業之漸其機乃決於八十日之內而前此竟不悟與何見之晚也十也秦少游稱禪宋後而後投劾謚爲無稽則不知彭澤歸來以後元熙遇弒以前公仕於何地爲何官也十一也本傳又俱云所著文章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題甲子自後如五臣注選宋秦黃輩皆相沿如此說按宋僧思悅辨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終丙辰凡十七

年止十二首耳皆晉安帝時作也至元熙二年庚申禪宋自庚子至庚申二十年豈有晉未亡二十年之前輒豫題甲子以自異者哉十二也

宋牟巘之嘗論世喜稱淵明入宋書甲子無年號黃豫章亦云然今陶集詩本無年號者惟祭妹文稱義熙此宋年也淵明恥仕裕大節較然此未須深論云云按此陵陽託以自廣若爲之彌縫本傳之言其實誤記義熙爲宋年耳世所以譏理學多疎陋也惜抱軒書錄弟稱陵陽集文有用至元年號者意本此而不斥其誤可謂淵雅矣

據宋僧思悅考詩題甲子不書年號者十二皆在晉世錢氏無以折之乃遁爲詩不必題年月文章當題年月以傳

合休文本傳所著文章云云因謂休文於淵明之文必徧觀而盡識之如桃花源祭程氏妹爲書晉年之證自祭但書甲子爲在宋不書年之證與休文傳但言文章者若合符節則試詰以文當書年月詩不必書年月此例出於何家而云夫人知之眞寱語也而祭弟敬遠但書辛亥歸去來詞但書乙巳皆文也皆在晉義熙之世皆不書晉年此又何說錢本無眞知灼見徒榮古虐今舞文欺世而已考陶集八卷仍是昭明所定今原本具在一一考之無一合者錢氏極詆義門不當僅据詩八事以糾休文夫義門据詩猶有八事錢氏所据僅自祭一文而又與在晉世之文同例此何足以當折衷之錢案乎則其所箸二十一史考

異恐皆若是已矣十四也
全謝山謂侃爲淵明七世祖服盡故得稱族此亦穿鑿凡
說按侃以太尉薨於成帝咸和九年贈大司馬下逮咸康
八建元二永和十二升平五隆和一與定三年而淵明生
相距三十一年耳而得七世每世四五歲而即生子何得
如此之促況淵明母乃侃外孫女以親表輩行亦無七世
豈有侃之親外孫女而降配侃之六世孫者乎十五也
卓哉閻氏之言曰陶公品自高不必以書甲子爲佳話陶
公自有祖不必扳桓公以爲榮余謂陶公不仕之高自得
於其性之本量亦不必定以不仕異代爲節觀始作鎭軍
參軍詩可見朱子亦嘗謂陶公是眞不愛官爵後見張楊

園先生說亦同此論其言曰蕭統陶淵明傳無一語得淵明之實所載五柳先生傳雖其自作亦非淵明本來如此蓋必其晚年文字隱居以後所著也性嗜酒三字全非酒乃淵明有託而然自以曾祖晉室宰輔恥屈身後代亦非其本指然則劉裕未篡以前何爲即不仕乎淵明學識晉宋間人無能及之者讀其詩自知之

宋吳斗南作年譜陶茂齡作家譜蜀人張縯作陶詩辨證皆與休文昭明傳牴牾難合

朱子嘗稱陶公無忝乃祖愚按朱子言必是指武昌太守茂言其德行相似也觀公詩一則曰直方再則曰惠和其稱仁考曰澹焉虛止曰寘玆慍喜其德性皆與淵明相似

故曰無忝朱子但曰祖古人有挾句連引有詞單而義兼者不以詞害意也若桓公非純臣又其功名仕蹟皆與淵明不類何不忝之有

卷弟三十三 周書北史 弟八葉十字

樹按或當以史官陳叔達庾儉共成之故邪然子長孟堅已稱喜生談稚生彪固又稱叔皮張宴曰固不欲言父諱故舉其字耳魏收稱悅子建亦同遷固之文但非序世僅爲行文恐不可耳舊唐書姚思廉傳稱受漢史於家尊謂察也張湛列子注稱先父韓邦靖朝邑志稱韓家君名則不辭矣又按周書卒成於岑文本崔仁師非德棻一人之

卷弟三十四 五代史 弟十二葉和龍宮

樹按據史見黑白二龍交首游戲解角而去燕王皝祀以太牢命所居新宮曰和龍余舊按引寰宇記云見兩龍相鬬射而和之曰和龍曰祀曰射其事義之虛實眞妄遠矣故凡引書不可舍正史輕信傳記小說

弟十四葉心史

樹按宋史本傳敘所箸書無心史蕭山來集之樵書引見只編云宋亡所南改名思肖隱居長洲之承天寺終身不娶時時向南哭乃作心史沉於寺之狼山房井中歷四百餘年至明崇禎戊寅仲冬寺僧濬井書始出鐵函重匱錮以堊炭啓之楮墨猶新有咸淳大義中興等集久久書及雜文詩全謝山云閻百詩集其中引萬季野語以爲此海

臨姚叔祥所僞託所南別有錦錢集明崇禎中尚存梨洲先生曾見之今求之不得但從永樂大典得其奇零者向使是書若存以之對勘心史當有敗闕但不知叔祥何故造爲是書要屬明室將亡之兆也吳兒喜欺人至今目爲得井舊物以索高價凡有數本余見其二一樹先于記云叔祥見只編云有天興墨淚一書乃託名亡金舊臣誌宋元破金汚辱宮闈事至不忍讀盡必宋人所託借此吐氣樹疑亦姚僞託

卷弟三十七文選　弟三十三葉勇可習也誤襲

卷弟三十八詩文選　弟七葉謝靈運登池上樓

樹按宋書靈運本陳郡人父祖並葬始寧縣始寧本上虞

之南鄉也先墓所在並有故宅墅遂籍會稽永初三年高祖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爲永嘉太守有過始寧墅詩曰且爲樹枌檟又道路憶山中詩自稱越客此云循祿反窮海返歸也樹舊妄疑宜作及謬甚今削去

弟七葉游南亭

弟七葉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晚眺

樹按樂餌用老子當如先生解驗官爵世味也藥去草

弟十六葉壘已畏友朋已誤力

按語削去不用

弟十九葉原案東南亦東誤西

今按此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孫權也故曰桓桓東南征又

卒彼東南夷至其首篇云相公征關右善曰此二十年三月公征張魯也若二十三年西征劉備子建亟京詩所稱是也知此非者是年粲已卒矣

弟二十葉何云扶宮未詳

樹按扶依也擬古曰秋蟲扶戶吟杜觀薛少保畫發地扶屋梁扶宮羅將相猶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也

卷弟四十王阮亭古詩選　弟五葉衣帶日以緩

樹按此是室思之詩游子不顧返句是一詩本柄前六句追敘題前初別道路二句頓挫頓斷胡馬二句忽縱筆橫揮振起一篇奇警逆攝下不返再斷相去二句遥接起處浮雲二句點題也却反接胡馬越鳥將行者頓斷思君二

句然後再轉入自已今日之思與始别相應棄捐二句換筆換意繞回作收作自寬語見溫良貞淑乃與前衣帶句相應有情凡七換筆古人作書作文作詩用筆皆同一波三折有往必收無垂不縮翩若驚鴻宛若游龍所謂天衣無縫裁縫滅盡鍼綫跡也

衣帶緩如依穀梁傳漢書匈奴傳作優游解則是指行者遵下不返爲一段如此雖亦可通然文勢肥穠癡重不妙如解作思君令人瘦意則爲居者自言逆取下不返含下加餐文勢乃變化奇縱康樂解帶緩促襟陳思緩帶傾庶羞皆作優游寬綽解明遠宿昔改衣帶謝惠連腰帶准疇昔未知今是非則作思君令人瘦意不必拘穀梁漢書語

意也　浮雲句比興也與杜公在山泉水淸二句筆勢同

此言明明不可見耳

第七葉阮籍詠懷白一人媚中山接趙女句用荀

子然則至愼者亦終身慘於禍機耶

樹按此事即用國策言司馬氏之詐欺曹爽燕婉之交一

敗即死亡之禍不保其機甚危如歧路染絲而爽不悟故

嗟之也痛心府朝非公自惕禍機也沈約等所云憂生慮

患非知公者蕭瑟二句正敘正點何意沉著力透紙背與

朔風厲嚴寒二句同趙女二句倒煞上文見酣恣嗟嗟二

句換筆換氣咏歎長言用筆一波三折

卷第四十一韓文公集　第一葉東雅堂徐氏不知何人据顧俠

君云明季人德州盧抱孫運使有賈似道客廖瑩中刊韓集或云東雅堂徐氏即似道客徐卿孫然顧炎人言當不謬

樹按　四庫提要云宋廖瑩中世綵堂本明萬歷中長洲徐世泰重刊惡瑩中爲賈似道黨削去世綵堂名改題東雅堂

卷弟四十三方望溪集　弟八葉大理卿高公墓表

樹按高公名裔視學江南延山西姜公橚佐校文卷姜公亟賞高紫超及望溪文曰江南宿學惟無錫高愈桐城方苞二人而已洎康熙巳卯姜公來主江南試望溪以弟一領鄉薦高不與試

弟九葉黃隙飛墓誌

樹按裴松之表禁私碑所以防過無徵顯彰茂實由是普斷　又梁裴子野卒湘東王爲之墓誌銘陳於葬內邵陵王又立墓誌堙於羨道羨道立誌自此始卽後世神道碑墓表矣

卷第四十四談藝　第十一葉劉令嫻詩

樹按世以歐陽永叔元夜生查子詞爲朱淑眞作世遂以淑眞爲佚女矣

第十三葉原按王庭筠熊岳人

今按葢牟城在遼東城東北唐爲葢州元爲遼陽府路有葢州遼海軍節度領建安湯池熊岳秀岩四縣今屬奉天府

卷第四十六二雜識　第一葉孫北海云世人軒劉靜修而輕

許魯齋以其仕與不仕也然魯齋當元人伐宋世祖問之魯齋不對世祖知其意遂不復問而心賢之讀靜修渡江賦張大元人伐宋之舉云誓我奉使仇我大邦殆如露布此賦可令魯齋見與

樹按伐國不問仁人況宗國乎樂毅走趙趙王欲與圖燕樂毅泣辭況儒者乎魯齋此段不過同郭藥師非奇節況此乃江漢趙復事見元史本傳退谷妄記爲之魯齋又不悉魯齋本末亦欲借以自飾耳至於渡江賦前人論之者多矣惟全謝山曰渡江賦[illegible]山以爲幸宋之亡黜其崇祀後渠則以爲欲存宋夏峯力主後渠而論者終未釋然於璵山之說余以爲皆非也許文正與文靖皆元人也其仕

元何害論者乃以夷夏之說繩之是不知天作之君之義也豈有身爲元人而自附於宋者眞妄說也渡江之舉宋曲而元直文靖傷宋爲姦臣所誤留行人以挑師釁耳蘇天爵以爲哀宋是也哀宋則非幸其亡亦非有意於存之置身事外而言之也樹按元史本傳魯齋生金章宗泰和九年（按章宗以泰和八年十一月崩無九年）蓋當宋甯宗嘉定二年己巳上溯紹興十年庚申河南地歸金七十年下歷金哀宗天興二年甲午金亡魯齋年二十六歲又歷帝昺己卯宋亡魯齋七十一歲又二年爲元至元十八年辛年七十三歲劉文靖生宋理宗淳祐四年甲辰上溯天興二年金亡相去十一年而始生上溯南渡一百十餘年魯齋懷孟人文靖

容城人若以中原皆宋土爲金人所得以宗國爲義則皆當爲宋人若從土斷則魯齋固當爲金人文靖當爲元人若以元人滅金爲宋報仇義猶可仕論魯齋實非姚公茂先仕金者可比然魯齋臨終時自咎不能辭官誡勿請諡是其中心固有不安但後人議之者皆係之宋而不係之金非事實也即以宋言之本傳稱甲寅據史實乙卯元世祖出王秦中始召衡爲京兆提學當理宗寶祐二年是年衡已四十六歲又七年庚申元世祖中統元年爲國子祭酒又二十年己卯宋亡是衡之仕在宋存之日與宋全不相涉非北海比也若從金言之則魯齋生於金二十六歲父祖爲金人九十五年豈得謂非金人乎全氏以爲元人未詳

考也以爲宋人宋亡之後無仕元之理文正仕實在前以爲金人金亡仕元豈謂非闕全氏但以夷夏爲說尚非理實也元仁宗皇慶元年以文正從祀孔子廟廷明邱瓊山以爲不宜崇祀沈佳薛文清以爲有功宜祀論魯齋者以爲有功一說也以嘗爲宋鄉貢進士者又一說也未有以金爲義者殆惡金而不以爲代然非理之實也凡論古賢須是直截有過處便還他過處不必回護纔回護則不免巧曲支離既不爲篤論後人不信古人亦不受也論史者又謂魯齋仕元道雖行譬如以蘇合委糞壤此亦以夷夏立義亦非理實也若夫劉文靖生於元滅金之後固自爲元人也觀其作理宗官扇度宗古墨詩題皆書宋又作金

太子允恭墨竹畫馬詩題皆書金書宋書金則文靖固自謂元人也又觀古墨宮扇詩屢用白雁事以致哀則蘇天爵之言殆爲可信至北海所摘賦語留我奉使云云不知似道此舉挑兵釁以速於亡實爲元師渡江本案當時雖宋之臣民亦咸忿疾其事文靖元人言之何忌乃以諱國惡之義律之不亦謬乎按文靖詩有云記錄紛紛入失眞語言輕重任詞臣若將字字求心法恐有無邊受屈人若豫爲北海諸人言之者（按嘉定七年金遷都汴魯齋年五歲安得如瓊山言爲宋鄉貢進士）

全氏又曰劉文靖以魯齋之辭左轄而居祭酒也爲挾老子之術欺世自免此論未公魯齋蓋有見於道之難行而姑以儒官自安耳愚按姚公茂（柳城人）趙江漢（江漢人今德安府）許

平仲懷孟人皆大儒姚仕金臣也趙宋之民許金之民也江漢家破不得已而之北終不仕姚與許皆仕而許辭左轄求居祭酒其心固有所未安也若劉靜修實爲元人可以仕者而再徵不起其道固貞其論魯齋即魯齋自咎之意全氏所解非也魯齋仕元其道固已行矣不欲居樞要嫌於饕榮怙祿故以修道行教自任非爲道之難行也文靖之見過謝山遠矣陸清獻云不逃世不徇世許平仲其庶幾乎此亦泛論未深考也文靖退齋記爲魯齋發也

文靖嘗自訂丁亥詩五卷盡取他文焚之卒後元世祖詔訪其書其故友爲哀收增附爲靜修集三十卷至正中官爲刊行元明皆從建本校刻其結銜稱徵士贈官見邵文

莊賓序元世祖元年庚申在位三十五年至元八年辛未改國號大元丙子渡江克臨安己卯滅宋又九年丁亥是爲文靖焚稿之歲又六十餘年遠至正刻靜修集則此賦固焚後所收明矣又綱目書晉徵士陶潛文靖元人爲元徵士可以上方淵明瓊山北海皆未詳考故爲表而出之再按開慶元年蒙古渡江圍鄂命賈似道援鄂似道密遣宋京乞和議割江南稱臣納幣及元軍還似道襲殺其殿卒匿議和事以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奏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似道使其客廖瑩中作福華篇以頌鄂功通國不知有所謂和也及蒙古遣使來徵和議似道恐泄其事幽之於真州棘垣邏守使臣上書請見請歸且極陳和戰利害不

報蒙古主屢遣使以稽留信使侵擾邊疆來詰李庭芝奏言蒙古使者入留眞州皆不報劉文靖賦以渡江命題以留我信使仇我大邦二語爲言實見速南宋之亡禍釁在此可當信史矣乃錢大昕氏獨以南宋之亡歸獄於鄭清之之主收復致挑邊釁其言曰南宋之速亡由於道學諸儒恥言和議理度兩朝尊崇其學廟堂之上所習聞者迂闊之談而不知理勢云云愚謂錢氏此論殆孟子所謂無實不祥者與凡君子論事須平心虛公揆度義理考詳事實然後其言信其論篤傳之天下後世乃不致誤國殺人也近世漢學考證家因惡朱子遂深疾宋儒道學其箸說文字卒以邊見偏見顚倒邪見與爭勝負道理不足以勝

之則壹借國事虛構影響以莫須有信口雋誣如姦胥法吏舞文傷善不論本案有無虛實眞名其闕實以坐之耳其論宋事一言不及韓侂胄史彌遠史嵩之賈似道而惟弊罪道學論明事一言不及嚴嵩魏忠賢而惟歸獄東林由其毒正邪心心版所印也不知南宋立國政恨其無志於恢復不專任道學耳使眞有志於恢復如越勾踐燕昭王舉任賢才如魏文侯魏孝武將收復可必何致速亡蓋收復正論也正論國之元氣治亂安危之所由不可謂之迂闊眞德秀請絕金歲幣疏及朝辭所陳五事與胡銓諫和議疏爭輝簡冊皆萬世金鑒而又可少之哉文忠此奏在寧宗嘉定七年王柟函韓侂胄蘇師旦之首至金乞和韓侂胄誠有罪矣而函首乞和亦太亡義而傷國體矣文忠此奏振

起人心不可謂之迂闊其言曰宗社之恥不可忘國家之仇於女眞萬世必報之仇高宗孝宗値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亡敵人近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之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彼而猶事之哉且所重於絕金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女眞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按文忠意以蒙古方强力能亡金若我和金不召怨矣既和金必與金共攻蒙古是啓釁於新敵也又曰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强敵驟興■能爲我患

雖當時諫用兵者如邱崈華岳晏機諸人之論亦祇謂宜申警軍實爲自立之計觀釁俟時委任得宜而後動不可輕舉耳蓋啓釁致兵而無以待之是速亡之道智者所見皆同而非謂當忍恥忘仇棄中原苟安而不當言收復言收復爲道學迂闊也紹當日收復之議前出於韓侂胄之欲立蓋世功名後出於

趙范趙葵之狃於收復淮陽欲乘時撫定中原收復三京並非出於道學但收復三京之議其時史嵩之杜杲喬行簡邱岳皆言出師之害惟靑山力主之以致洛師撓敗錢氏据此一段又据當時在廷諸人之議而眞文忠又嘗[illegible]於復仇者又爲靑山所引用之人故因而弊其獄於道學以爲必眞魏所爲矣不知此役祇當責靑山范葵等無倚輕發如當時廷議所論云爾

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illegible]氣盛鋒銳寧肯捐所得以[illegible]人邪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開釁致兵必[illegible][illegible]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勸饋餉後必悔之[illegible][illegible]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未可興師杜杲後陳[illegible][illegible]之利出師之害喬行簡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illegible][illegible]復之機以大有爲之資當大有爲之會事之有成[illegible][illegible]策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功之不可繼大[illegible][illegible]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而今將乏之卒寡財匱[illegible][illegible]陛[illegible]恐北方未可圖前南方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慮云云

而

不可謂主收復爲道學迂闊也且洛師雖敗而南宋所以亡之故禍胎病根實不由此此端平元年之事既敗之後鄭清之力辭解政不許上下詔罪已乃召用眞德秀魏了翁德秀言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陛下倘能進德以迓續天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而不反求其本天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變之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illegible]十[illegible]乃退據史言如此二公所陳豈可謂之道學迂闊[illegible][illegible]上收復也乎又喬行簡上言三京撓敗事與前異但[illegible][illegible]修戰守之備愚按喬所謂事與前異者蓋謂蒙古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金人有宿仇深怨久爲所弱等情事彊場之役一[illegible][illegible]此何常之有但言修戰守之備固可轉敗爲功也又[illegible][illegible]恢復於孟珙珙曰願陛下覽民力蓄人材以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和議[illegible]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會言和帝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防[illegible]王萬萬曰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illegible][illegible]遂民生憙[illegible]髮宜以振厲奮發興起人心據當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臣議論如此未有以此役爲速亡之[illegible]大[illegible]亦並不由於用道學之故開禧末寶慶初史彌遠欲收召道學以爲名旣而以論濟王事忌之諷臺諫盡劾去之至謂眞德秀爲

眞小人魏了翁爲僞君子紹定末端平初彌遠死洛師敗鄭清之再召用眞魏諸賢而是年眞文忠卒又明年而了翁去故理度兩朝名爲崇尚道學而實未能盡其用不特昧其忠言碩畫之非迂闊而且以亡國大罪加之豈非無實不祥之言與但疑青山葵范皆何非至庸劣之人而道葵出兵祇給五日之糧徐敏子至洛明日卽乏軍食至采蒿和麵爲餅食之夫欲收復百年之地而出師伊始支絀乃爾全無備豫雖嬰兒之計亦不至急促輕脫如是及元師南下餉糧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遂以潰敗一皆如邱岳所策錢氏以大局責道學固誣而失實而究無解於此敗之失及爲反覆考之而後智青山葵范當

日所以出於此者有可爲傷心者也紹定五年蒙古約共伐金許事成以河南之地來歸此秦人以商於六百里詒楚使絕齊之故智也史嵩之不悟遂許之其以亡金此雖不見事勢而於義無失蓋與金爲世仇得稍乎以復之爲快其時趙范不喜引宜和約金攻遼受欺之事爲說此見事勢矣而於復仇之義爲闕蓋不與蒙古必助女眞而女眞世仇豈可助之眞文忠所謂不[illegible]眞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illegible]立之策不可姑爲苟安之計若夫偷安遂[illegible]人之王[illegible]女眞尚存則用之於女眞强[illegible]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苟安爲志[illegible]言事變方幸亡不能無外患昔安危[illegible]延議[illegible]此之始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illegible]所及矣謂不和金亦不和元但貴自强非史[illegible]二人所及矣及端平元年金果亡而後宋之君臣喜可知也是時又値史

彌遠卒帝始親政故改元端平以志喜也於是靑山正爲相慷慨以天下爲任欲及元人許歸河南之約收復三京此眞千載一時之機會喜不及待故不暇積食蓄兵而急往受之耳事出有因不惟非迂闊亦非全出冒昧而誰知姦臣誤國不同心合力事會蹉跌不戰而敗邪詳觀此役由史嵩之不致餽糧以致諸軍飢之潦草倉猝自潰引還並非敵人强盛力戰不支弓亡弦絕傷夷挫衄如粘沒喝時事也使是時糧餉充給諸將秉承定筭堅忍不退申前日之約且以三京本吾故地大義折之盟信要之元新得金中原事勢未集未必不退聽如仍恃强不聽而用心者閫與之說力戰致死以勇爲勝師直爲壯必可[illegible]之如此

而又不勝則亦曲在蒙古非我無端生釁則用樂毅田單之謀因我民之怒退而修備蓄力激起人心志在必於收復則中原可終爲我有也是故青山葵范此舉原非孟浪所恨太脆弱輕脫如嬰兒之戲出乎常理當然之外千載而下覽其事者可爲太息憤懣者也而錢氏顧指此爲道學迂闊不識理勢主收復以速亡可謂蔽昧無知全非事實吠影而已逮後淳祐十年史嵩之去位青山再相收召衆賢用余玠帥蜀一意出師興元之役雖無功而未有大敗乃十一年而青山卒又二年爲寶祐元年余玠死玠良將蜀之長城帝信讒以斃之而蜀遂不爲宋有青山卒之歲（淳祐十一年）蒙古憲宗蒙哥始立而以其弟忽必烈總制漢

南開府金蓮川淳祐十二年元主以關中河南之地盡封忽必烈又六年為開慶元年是年九月忽必烈渡江圍鄂賈似道乞和忽必烈聞元主卒引還明年景定元年二月忽必烈自立是為元世祖建元中統元年統觀自端平元年甲午青山范葵收復三京及是開慶元年己未蒙古渡江二十六年間事跡如此謂之謀國不臧可也謂由道學誤之非事實也紹定端平以還女眞既滅蒙古方強滅國四十亡金以及於宋事勢駸駸不可得已燕丹不刼秦秦亦必亡燕宋雖日乞和蒙古亦必滅宋當此之時惟有用賢可以自立乃宋以史賈輩當之夫陳賈鄭丙韓侂胄之攻道學已出虛誣今前渡江日開邊釁壞國命實出於賈

似道乃錢氏不以責似道而斃獄於青山以致其毒盭道學之誕說邪心甘自附於賈丙侂胄其用意如鬼蜮含沙最爲可惡若以和議爲可恃則前此秦檜殺岳王史彌遠函侂胄之首矣而究何能弭女眞之寇哉若以主收復爲桃兵釁則端平以後未有收復之謀也若以道學誠足以亡人之國與則元世祖未卽位之先開府於金蓮川時首召姚樞樞陳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八事皆道學之大經世祖嘉納動必召問又召用廉希憲希憲以孟子性善義利仁暴爲對世祖善之目爲廉孟子及卽位首召竇默許衡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旣正則朝廷遠近莫

不一於正元主敬禮之及元主立太子太子問王恂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如印板然印板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若板本差則所摹無不差者太子善之史稱許衡陳政事大約以大學修身爲本其爲祭酒教弟子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虞道園曰先正許文正公實表章程朱之學以佐至元之治人心風俗之所係不可誣也考史者稱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爲之輔佐如此豈偶然哉夫姚竇王許所陳皆道學迂闊之言而元用之以興何獨宋用之而速亡哉錢氏之論殆如淳于髡以魯之削歸罪於公儀子子柳子思焉耳道學之病誠患其迂闊需緩失之弱耳若不主和而主收復乃其發

强有爲不肯苟安忘仇此臣子之大義乃反以之爲罪耶統觀古今創守之主有以一成一旅而光復中興者矣未有以大朝立國當忍恥忘仇以主收復爲道學迂闊不知理勢也古無不亡之國然寧爲亡國不爲降國蓋天下原有亡勝於存死勝於生者或由才略不足以濟或由天命已去不可如何如楚項羽之亡田橫之不屈皆强而亡國非由道學迂闊以速之也由錢氏之論率萬世臣子不爲越勾踐燕昭王第作秦檜湯思退而後免於道學之迂闊也已种師道謂李邦彥曰某在西上不知京城堅高如此備禦如此不知何事便議和公不習武事豈不聞往古有戰守乎又曰公等國之大臣腰下金帶自不能守欲以與

金人若金人要公首級當復何如明日金使人禮稍絀上顧師道曰彼畏卿故也當强敵壓境朝廷拱默李綱師道猶能抗方張之氣阻城下之盟而錢氏乃以南宋立國不應主收復爲道學迂闊不知理勢以速其亡况本無其事也然則其所作廿一史考異亦何用也不過搜覓細碎眩博以邀名而已於資治致用無當也張南軒孟子說解交鄰國有道章以修德行政養兵訓民卒殄寇仇爲言辭氣激發胡文定春秋傳于大棷之事朱子詩傳于王風揚之水亦然以此例之錢氏之于學殆未嘗奉教于君子也

樹按椐錢牧翁有學集言吳元博修姑蘇志成楊君謙見

其題不開卷擲而還之按　四庫提要是書題明王鏊撰謂是書發端於吳寬張習都穆鏊與杜啓祝允明蔡羽文徵明等取寬未成之稿因其凡例共相釐訂然則楊所斥王吳二人必有一當未知孰是閻潛邱亦謂斥吳

第三葉艾千子死節

樹按南疆逸史夏萬亨字元禮崑山人南都陷夏奉母至撫州與艾命新艾南英奉益王倡義金聲桓破撫州萬亨遇害一門死者二十餘人據此則千子是時或走閩而復遇害一耳

第四葉翁山初與石濂締交證爲覺浪法嗣以

壓阿字濟歸佐之佔飛來寺爲下院又併實行和尚嗣僧田

七千畝

樹按廣州志阿字禪師名今無得法天然番禺萬氏子父諸生以株連坐繫師時稚小以計脫父年十六抵雷峯依天然禪師後住海幢寺澹歸名今釋卽金堡也開丹霞精舍迎天然開創法席名德甚盛實行未詳

卷弟四十七雜識三　弟五葉本朝

樹按古今所用多同惟前書東平王傳卽謂東平國之朝

弟七葉長編採湘山野錄

樹按嘉定錢儀吉辨邵氏聞見錄李文定迪事亦及於長編言行錄之誤但言行錄朱子未定書及有他人附編見葉文莊水東日記錢氏槩斥之非也

弟十四葉弟九行末補小字

據困學紀聞論徐復林瑀事則此固爲不經之學也

弟十八葉陞官圖戲不始倪鴻寶宋時已有之明人從更官制耳

樹按錢塘袁枚隨園隨筆稱始於唐方千里骰子選格序開成三年云云柳子厚序棋卽仿此意又通考有漢官儀新選一卷劉攽編爲博奕之物按唐志李郃骰子選格三卷

弟十八葉元以曲子取士見明寧王臞仙所刻載元曲子取士科錄

樹頌見順德梁廷枏所箸曲話謂元人以曲試士百種雜劇多出於場屋考之元史選舉志固無明文而明沈德符

撰顧曲雜言謂元人未滅宋以前以雜劇試士吳梅村序廣正譜亦謂當時以此取士皆傳粉墨而踐排場一代之人文皆從此描眉畫頰詼諧調笑而出之固宜其擅絕千古是二說者固當有所本也

卷第四十八雜識四　弟九葉原按荁無鮓音

今按南豐詩萬類同頭眞土荁作鮓音此皆由沿誤誤書本應作蒫耳安子文贊荁側下切同此誤

弟十葉撞破烟樓東坡戲王晉卿語

樹按東坡寄陳季常書擇等著鞭一躍當撞破烟樓烟樓竈上烟窗也即用王渾跨竈之意非不知驥足之說故徇誤以為戲耳然未詳所出度必當時有是語故僧行修皆

承用之先生誤認爲戲王晉卿

第十一葉摩合羅

樹按翻譯名義八部摩合羅蟒神也臧晉叔元曲選有孟漢卿摩合羅一種梁廷枏云據原劇泥塑傀儡女像飾以綵縜七夕市擔賣之大約供設以乞巧之物也

卷第四十九五雜識　第一葉陵陽淮水出東南北入大江

樹按全謝山水經江水篇跋言陵陽之淮亦即秦淮

第十二葉息秘宦山陰

樹按息字本用國策左司觸讋云老臣賤息舒祺又沈約彈王源爲息鸞覓婚文惠仲子秘字必之以蔭累官山陰知縣見錢氏養新錄按史文用息字甚多

弟十六葉厲韶伯

樹按廣州志韶伯或作伯韶宋嘉定中人廣州林某宋元富家明永樂初中衰以術者言欲遷改祖墓得石書云布衣厲伯韶爲林某葬此後學淺識不得輕改按厲賴同音疑即世所傳揚曾廖賴四大家賴布衣者也而 四庫提要有宋賴文俊著催官篇二卷即術家所謂賴布衣也

弟十八葉原按衛元嵩周書北史皆不見

鮚埼亭續編云黃梨洲詰楊通老亦以北史周書皆無衛元嵩名乃見隋志及北史藝術傳耳 樹按困學紀聞云館閣書目周易元包十卷唐衛元嵩撰今按楊楫序元嵩益州成都人獻策後周武帝尊禮不敢臣之北史藝術傳

衛元嵩不信釋教嘗上疏極論之書目以爲唐人誤矣又

按楊通老爲朱子門人

第三十二葉覺浪道盛又號杖人洞山三十三世

從博山受具見東苑苑付壽昌源流遂隨苑禮壽昌示寂

遂於興化開堂後主天界寺嘗受博山命請嶽峯然公代作

無可智公高坐掩關銘然公倪嘉慶也銘云然公絜公棄縉

紳而游師門又記荊居士四人李長庚陳丹衷凌世韶毛大

斧 天然珠江人無可吾鄉方密之也 翁山初師天然後

師覺浪

樹按廣州志天然函是禪師南雄曾氏子初名起莘崇禎

癸酉舉人與陳學佺善砥礪名節甲戌同學佺上公車歸

而學佺病卒莘痛良友云亡求了生死時空隱和尚得博山之傳隱廬山莘往參學得嗣法丕振洞宗住雷峯及時移鼎沸縉紳遺老有託而逃者多出其門　空隱名道獨字宗寶南海陸氏子博山無異法嗣覺浪亦從博山受具學佺名留全亦師空隱李長庚名今存字西白保昌人天然弟子　昔朱子答傅敬子曰所欲大字及二卦說尤是兒戲若眞爲學做功夫人不須如此裝飾明季名士好矜浮名以聲氣相高馴至國亡家破去而爲僧猶不脫浮華習氣以此爲國爲學皆無實際所謂學道不成爲僧不了者也高座掩關銘何爲者邪

卷弟五十　弟三十八葉弟三行小字

錄邸報技語在前葉十九行下誤置此

第四十一葉原按婁諒春秋

今按婁諒說春秋不採三傳說後陽明宗之

原書第三十九卷書後一則

古人校定書籍綜覽義旨執式前則有大體有細意一出通賢之手卽爲凡例然大體相沿不遠細意隨時而發衆士無聞大體茫昧細意焉論故曰自揚雄劉向方稱斯職歷覽古今若馬鄭賈服逮於陸元朗孔沖遠等之於經應孟如徐逮於顏師古胡身之等之於史類皆以英敏之資勤銳之志識明心專反覆討論鑒別精審意辭方雅採獲分散貫穿齊一周其藩籬窺乎區蓋脈絡次第曲得其惜

故每編校一書所費日力卽與自著一書等是以獨步邁俗超古特出準此而論求之近儒惟東吳惠氏長洲何氏東里盧氏嘉定錢氏四家識精鑒密克與斯流顧三家書皆整雅惟獨何氏之書體例乖俗細意茂如遠遜後來錢盧二家條理淵密枝葉扶蘇精神煥發者何也錢盧手自訂著何氏出後人裒次不得其措注之宜故也蓋傳其所僅傳而其不傳者與人俱亡矣是知書非自訂而託之後人多成增謗少成減謗尠不失其指者先生平日校勘羣籍本以糾繆正誤拾遺補闕爲旨趣使編其書者納於謬誤闕陋之途遺誚通識比於誣謗能無懼乎編審既畢特發斯義以諗來者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闕不敢之

愧重爲口實已甲午除日東樹謹記

援鶉堂筆記栞誤補遺

卷弟九 禮記 弟八葉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正義云云

樹按鄭注謂巫蠱俗禁正義於俗禁引張逸反支陳伯子

往亡歸忌是也愚謂今士大夫盡知巫蠱爲邪而無不信

俗禁者良由性識鄙闇禍福得失之心不能自勝豈知其

愚也邪也賤也又晁錯備邊入閭取其左發之師古以爲

閭左貧志應劭解最得爲適有後先耳非以左爲賤也

愚謂此處鄭解明謂巫蠱俗禁似以違正爲義說文左手

象形也於㔾字下始曰賤也徐鍇曰右重而左㔾

弟二十葉弟九行小字下

後見唐書裴守眞傳高宗每見破陣慶善二舞入常立以

覵須樂闋乃坐守眞云云然終是未安

第二十七葉第二十一行小字

張惠言所輯虞易九卷九誤三

第三十葉第十二行小字金廷棟

金浙人嘗見其傳寫盧校禮記本多自附其說

卷第十三(穀梁傳) 第十三葉第十四行小字

樹按說文厶息夷切說曰姦衺也諱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厶玉篇卷二十九厶相咨切說同又卷十五厶丘於切飯器也說文凵去魚切漢書儒林傳疑者丘蓋不言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丘丘同區此卽去魚丘於切音然不作某音師古曰效孔子自稱丘耳[illegible]意經儒諱孔子之名稱

某而如氏以丘區音同讀若區范甯陸元朗直讀厶爲某音而因學紀聞老學菴筆記遂沿誤以爲實然耳據此知世俗有自稱曰區區者猶云某某也皆誤起於此而口之爲厶實由顚轉變不可據經傳以爲厶有某音也

卷弟十四 論語 弟六葉小字按語又雍也篇以下云云按二程遺書及近思錄皆稱或問不言安定策問樹妄記妄說今削去不用

卷弟十六 史記 弟二十二葉小字

余有丁謚文敏鄞人

卷弟十七 漢書敘例 弟十二葉小字補

謝三賓凶人富而不知書牧翁或利其財而謫以售之與

字

第十三葉大字詒融兄續繼昭成之融上落馬

第十四葉小字

張邦奇謚文定鄞人李文正公東陽文定門人也

卷第三十一 三國志 第一葉先主傳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

裴注云蓋古無丈人之稱故謂之舅

樹按裴氏此注特所未解豈以承女為貴人嘗循俗稱婦翁為丈人邪若是則後世亦無以此二字入筆語者況非后亦不得施惟柳子厚祭楊憑稱丈人恐亦文言若元舅則亦不聞有丈人之稱且據董卓傳引裴注承乃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表叔非舅也當以帝養于董謂之

董侯王美人死時無外家或相因稱之曰舅史亦因之耳
至易師象辭論語莊子王恭稱王忱宋文帝稱蕭思話元
凶稱臧質杜子美稱韋濟皆泛稱不繫之姻戚

卷第四十四 談藝　第十三葉寒燒潤■新潤誤潤

第十四葉邊廷實實誤寶

第十五葉芳尊煎晨霏晨誤塵

卷第五十　第三十一葉小字何剛

南疆逸史曰以弓弦自縊死

新刊誤本補遺

薛常州薛叔似也淳熙十五年官左補闕上疏劾王淮十
六年二月光宗立廢補闕拾遺官薛出知常州

閻百詩生崇禎九年卒康熙四十五年何屺瞻生順治十八年卒康熙六十一年蔣維鈞刊何讀書記在乾隆三十四年今記中所駁閻詠說以為閻百詩固誤且其語意淺陋不似何語故愚以為非出義門而錢氏所駁一段或本為何語耳不知何以致斯誤

舊唐書姚思廉傳稱受漢史于家尊新書直曰受漢書于祭韓公送劉師服詩曰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此皆稱人之父為家尊又稱人之母曰尊夫人見鄭善果傳又韓滉稱劉治母曰丈母柳子厚有祭獨孤丈母文

惡金而不以為代然非理之實也元王惲秋澗玉堂嘉話言遼金不當為載記當時採之作遼金二史惜抱軒書錄

極贊其論至爲平允凡論古人云云

全紹衣稱六經與論秦誓爲發前人所未逮愚謂非也孔子取秦穆祗以其罪已悔過欽欽有堯舜禹湯明威彰信氣象足爲世法耳豈謂諸侯守土圖國當忘仇耻而要其後日之用兵遂於此隱示譏貶哉既非聖意亦非書體（書非春秋及詩諷刺）亦失義理此眞迂腐之識而全氏取之可謂無識

劉高尚（卞功字子民宋徽宗時安定人）言無以學問文章殺天下後世靖康要錄云天地穢濁之氣則生妖人賊子老奸腐儒以誤國余初駭之以爲腐儒何遂與姦賊同倫今觀此說及錢大昕論南宋主收復爲道學之禍乃始信之

卷弟四十四（文史談藝）弟五葉弟五行柳州石鍾乳記

樹按此非記也乃是與崔連州宋本亦作饒州何義門按改連論石鍾乳書必若士之出無不可者以下兩段何義門巳識其羨言侈論有傷文格矣乃因其來書徵引之多而極其辨以折之耳若零陵復乳穴記則短篇潔體也

原卷第六 詩經 第六頁第三行 鴟鴞誤鶴鴞

第六頁第八行每懷靡及小字按語改

樹按阮氏舊校不誤毛以中和之周合爲六德非在外正義謂箋述毛非憒憒當栞校勘記時阮以定本送段王裁審覆段見顧千里有所勘正大怒乃肆行駁改凡今本載駁舊說者皆是忿設詖辭非篤論也

卷四十 柳詩 第十六頁驅牛誤驅車又按當云晨色被遠田

卷第四十七雜識三 第十五葉愚魏收衰愚誤遇

卷第四十八雜識四 第九葉蒩苴小注苴側下切當作蒩

詩召御名如彼棲苴朱子音七如反水上浮草爾雅履中

草子余切柳子厚詩入麻韻注鉏加切加切合作蒩按鄧嶰筠

尙書雙聲疊韻譜稱唐韻之有九麻去古音最遠而大都

發源於支轉而爲魚虞模轉而爲歌戈以至於麻自唐以

後且有麻部之字不但不如古讀並不如唐讀幾於無部

可隸而其由雙聲遞轉則固有蹤跡可尋也據此可知苴

蒩蓰七如子余側加側下形音互變之原千餘年來前哲

知其所以轉者近世纔四五人而皆未言其故之始由於

雙聲也尙書實始發明之

新槧誤第十四葉第三行後

按安帝隆安四年庚子桓元都督荆江八州軍事五年辛丑劉裕猶爲劉毅參軍八月爲下邳太守元興二年加彭城内史三年甲辰從徐兗刺史桓修來朝與何無忌劉毅謀起兵劉毅猶稱之曰劉下邳是年五月誅桓元帝反正于江陵明年乙巳改義熙元年始除拜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鎭京口三年丁未始爲揚州錄尚書事五年己酉北伐南燕六年庚戌還至建康始爲太尉十二年加都督十二州諸軍事十二月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十三年丁巳北伐滅秦取關中還十四年戊午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恭帝元熙二年庚申禪晉受命按之本紀大約皆同而陶

公詩庚子始作鎮軍參軍未言何人臧榮緒晉書以爲劉裕辛丑假歸七月赴假還江陵義熙元年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皆不言爲誰是秘爲彭澤令冬還舊居自是不出皆見自序公自序詩必不誤但不知鎮軍建威爲何人要之必非劉裕臧書不可信又恐後人僞羼也彭澤之仕公自云家叔所用亦不知何人古今事隔史文多缺不能一一据以爲考要之沈蕭兩傳所言事迹皆不明不必附和穿鑿而公之面目自可見于萬世也

弟二十頁若豫爲北海諸人言之者後補一條

明邱瓊山凥許魯齋之從祀以其嘗爲宋鄉貢進士也按魯齋生嘉定二年己巳金人以嘉定七年遷都汴是年魯

齋年僅五歲魯齋懷孟人懷孟在汴都西北金已改爲南懷州置沁南軍矣魯齋安得逾汴而就宋之舉也自嘉定七年下逮端平元年甲午金亡魯齋年已二十六歲是年趙葵趙范收汴京敗還明年分樊城新野唐鄧置鎮北軍以備蒙古境治不及懷孟十九年壬子蒙古主以關中懷孟地盡封弟忽必烈二十年忽必烈出王秦川召魯齋爲京兆提學年已四十六歲此前未仕時嘗避亂徂徠山往來河洛就姚樞受書居蘇門山皆在金在元未聞歸宋也使魯齋於金亡之後而得歸宋爲鄉貢進士史文何不一記之寧宗理度之世史於道學諸賢出處無不詳記何獨於魯齋而忽之宋元同滅金使魯齋於金亡而歸宋然且

不可況仕元乎瓊山不以此斷之而係宋爲義詞所宋淅言
進士不當仕元又無確據恐不應春秋之法何者君臣父
子之義一也人生於某氏卽當爲某氏之子孫民生於某國
卽當爲某國之民人若人不幸而生於微賤一旦其族破
世家所滅論者謂此家本微賤當改歸此世家爲其子孫
理可通乎魯齋父祖爲金之民人及百年矣一旦引夷夏
之防以斷之何以異於是且金遼不當爲載記王秋澗言
之矣當時採之作金遼二史不得蔑之謂金不得爲代也
魯齋辭樞柄臨歿自疚不能辭官戒家人勿得請諡及劉
文靖之所譏議皆以是故但不如瓊山以宋爲義耳魯齋
之失在不當出功及於人過歸於已有似於管仲魏徵惟

劉文靖毫髮無可議而又遭瓊山北海之處誣妄說至崔後渠孫夏峯亦無真識皆不足爲定論全謝山差得之而又謂魯齋爲元人不妨仕元其失彌甚困學紀聞易論曰惟正己可以格君魏弱翁因許伯故不能遏宏躬石顯何義門譏之曰中書置自武帝不可以病弱翁此等盲論只可任致堂輩不討論者爲之耳余謂胡致堂邱瓊山孫夏峯諸人自是純儒君子但不讀書論事或不得理耳按前書百官表中書謁者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給事禁中居黃門之內宣帝時任中書官石顯爲中尙書及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立恭死顯代爲中書令何意謂政權歸中書始於武帝而恭顯皆已爲令

僕非弱翁不能遏之也元史固多誤瓊山之言未詳所出恐記載妄說姑記之俟知者定之若魯齋嘗爲金鄉貢進士則於情事誠或有之然不可確知矣